北史

二四

高熲
牛弘
李德林

高熲字昭玄一名敏自言勃海蓨人也其先因官北邊沒於遼左曾祖暠以大和中自遼東歸魏官至衛尉卿祖孝安位兗州刺史父賓仕東魏位諫議大夫大統六年避讒棄官奔西魏獨孤信引賓爲僚佐賜姓獨孤氏及信誅妻子徙蜀隋文獻皇后以賓父之故吏每往來其家賓敏於從政果敢斷決賜爵陽武縣伯歷位齊胥公憲府長史驃騎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襄州總管府司錄卒於州及熲貴
開皇中贈禮部尚書武陽公謚曰簡熲少明敏有器局略
涉文史尤善詞令初孩孺時家有柳樹高百許尺亭亭如
蓋里中父老曰此家當出貴人年十七周齊王憲引為記
室襲爵武陽縣伯再遷內史下大夫以平齊功拜開府隋
文帝得政素知熲強明又習兵事多計略意欲引之入府
遣邗公楊惠諭意熲承旨忻然曰願受驅馳縱令公事不成
亦不辭滅族於是為府司錄時長史鄭譯司馬劉昉並以
奢縱被疎帝彌屬意於熲委以心膂尉遲迥起兵也帝令
韋孝寬伐之軍至河陽莫敢先進帝以諸將不一令崔仲

方監之仲方辭以父在山東時頗見劉昉鄭譯等並無去
意遂自請行深合上旨受命便發遣人辭母云忠孝不可
兩兼歔欷就路至軍爲橋於沁水賊於上流縱火栰頻預
爲土狗以禦之既度焚橋而戰大破之軍還侍宴於卧内
帝撤御帷以賜之進位柱國改封義寧縣公遷丞相府司
馬任寄益隆及帝受禪拜尚書左僕射納言進封勃海郡
公朝臣莫與爲比帝每呼爲獨孤而不名也熲佯避權勢
上表遜位讓於蘇威帝欲成其美聽解僕射數日帝曰蘇
威高蹈前朝熲能舉善吾聞進賢受上賞寧可令去官於
是令熲復位俄拜左衛大將軍本官如故突厥屢爲邊患

詔頒鎮遏緣邊及還賜馬百疋牛馬千計領新都大監制度多出於頒頒每坐朝堂北槐樹下以聽事其樹不依行列有司將伐之帝特命勿去以示後人其見重如此又拜左領軍大將軍餘官如故母憂去職二旬起令視事頒流涕辭讓不許開皇二年長孫覽元景山等伐陳令頒節度諸軍會陳宣帝殂頒以禮不伐喪奏請班師蕭巖之叛詔頒綏集江漢甚得人和帝嘗問頒以取陳之策頒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熱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徵士馬聲言掩襲賊必屯兵禦守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更解甲再三若此賊以爲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

之須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竹
茅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脩立而
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帝用其策由是陳人益
弊九年晉王廣大舉伐陳以熲爲元帥長史三軍皆取斷
於熲及陳平晉王欲納陳主寵姬張麗華熲曰武王滅殷
戮妲己今平陳國不宜取麗華乃命斬之王甚不悅及軍
還以功加上柱國進爵齊國公賜物九千段定食千乘縣
千五百户帝勞之曰公伐陳後人云公反朕已斬之君臣
道合非青蠅所間也熲又遜位優詔不許是後右衛將軍
龐晃及將軍盧賁等前後短熲於帝帝怒之皆被踈黜因謂

熲曰獨孤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未幾尚書都事姜曄楚州行參軍李君才並奏稱水旱不調罪由高熲請廢黜之二人俱得罪而去親禮逾密帝幸并州留熲居守及還賜縑五千疋行宮一所為莊舍其夫人賀拔氏寢疾中使顧問不絕帝親幸其第賜錢百萬絹萬疋復賜以千里馬嘗從容命熲與賀若弼言及平陳事熲曰賀若弼先獻十策後於蔣山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猛將論功帝大笑時論嘉其有讓尋以其子表仁尚太子勇女前後賞賜不可勝計時熒惑入太微犯左執法術者劉暉私於熲曰天文不利宰相可脩德以禳之熲不自安以暉言奏之

上厚加賞慰突厥犯塞以頍爲元帥擊破之又出白道進
圖入磧遣使請兵近臣言頍欲反帝未有所荅頍亦破賊
而還時太子勇失愛帝潛有廢立志謂頍曰晉王妃有神
告之言王必有天下頍跪曰長幼有序不可廢遂止獨孤
皇后知頍不可奪陰欲去之初頍夫人卒后言於帝曰高
僕射老矣而喪夫人陛下何以不爲之娶帝以后言告頍
頍流涕謝曰臣今已老退朝唯齋居讀佛經而已雖陛下
垂哀之深至於納室非臣所願帝乃止至是頍愛妾產男
帝聞極歡后甚不悅曰陛下當復信頍邪始陛下欲爲頍
娶頍心存愛妾面欺陛下今其詐已見帝由是踈頍會議

伐遼東熲固諫不可帝不從以熲爲元帥長史從漢王征遼東遇霖潦疾疫不利而還后言於帝曰熲初不欲行陛下强之妾固知其無功矣又帝以漢王年少專委軍於熲熲以任寄隆重每懷至公無自疑意諒所言多不用因甚銜之及還諒泣言於后曰兒頼熲殺幸矣帝聞彌不平俄而上柱國王積以罪誅當推覈之際乃有禁中事云於熲處得之帝欲成熲罪聞此大驚時上柱國賀若弼吳州總管宇文弼刑部尚書薛冑戶部尚書斛律孝卿兵部尚書柳述等明熲無罪帝愈怒皆以之屬吏自是朝臣莫敢言熲竟坐免以公就第未幾帝幸秦王俊第召熲侍宴熲歔欷

悲不自勝獨孤皇后亦對之泣左右皆流涕帝謂曰朕不負公公自負朕也因謂侍臣曰我於高熲勝兒子雖或不見常似目前自其解落瞑然忘之如本無高熲不可以身要君自云第一也頃之熲國令上熲陰事稱其子表仁謂熲曰昔司馬仲達初託疾不朝遂有天下公今遇此安知非福於是帝大怒因熲於內史省而鞫之憲司復奏熲他事云沙門真覺嘗謂熲曰明年國有大喪尼令暉復云十七八年皇帝有大厄十九年不可過帝聞益怒顧謂羣臣曰帝王豈可力求孔丘以大聖之才作法垂於後代寧不欲大位邪天命不可耳熲與子言自比晉帝此何心乎有

司請斬之帝曰去年殺虞慶則今茲斬王積如更誅頍天下謂我何於是除頍名初頍爲僕射其母誡之曰汝富貴已極但有斫頭耳爾其慎之頍由是常恐禍變及此頍歡然無恨色以爲得免禍煬帝即位拜太常卿時有詔收周齊故樂人及天下散樂頍奏此樂久廢今若徵之恐無識之徒棄本逐末遞相教習帝不悅帝時侈靡聲色滋甚又起長城之役頍甚病之謂太常丞李懿曰周天元以好樂而亡殷監不遠安可復尒時帝遇啓人可汗恩禮過厚頍謂太府卿何稠曰此虜頗知中國虛實山川險易恐爲後患復謂觀王雄曰近來朝廷殊無綱紀有人奏之帝以爲

訕謗朝政誅之諸子徙邊頗有文武大略明達政務及掌
任寄之後竭誠盡節進引貞良以天下爲己任蘇威楊素
賀若弼韓禽等皆頻所薦各盡其用爲一代名臣自餘立
功立事者不可勝數當朝執政將二十年朝野推服物無
異議時致昇平頻之力也論者以爲眞宰相及誅天下無
不傷惜至今稱寃不已所有奇策良謀及損益時政頻皆
削稾代無知者子盛道位莒州刺史從柳城卒道弟弘德
封應國公晉王記室次弟表仁勃海郡公徙蜀郡
牛弘字里仁安定鶉觚人也其先甞避難改姓遼氏祖熾
本郡中正父元魏侍中工部尚書臨涇公復姓牛氏弘在

襁褓有相者見之謂其父曰此兒當貴善愛養之及長鬚貌甚偉性寬裕好學博聞仕周歷位中外府記室內史上士納言上士專掌文翰脩起居注後襲封臨涇公轉內史下大夫儀同三司開皇初授散騎常侍秘書監弘以典籍遺逸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曰昔周德既衰舊經紊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五始而脩春秋闡十翼而弘易道及秦皇馭宇吞滅諸侯先王墳籍掃地皆盡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至孝成之代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讎校篇籍漢之典文於斯為盛及王莽之末並從焚燼此

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尤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雅
至肅宗親臨講肆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
祕牒填委更倍於前及孝獻移都吏人擾亂圖書縑帛皆
取爲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
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代漢更集經典皆藏在祕書內外
三閣遣祕書郎鄭默刪定舊文論者美其朱紫有別晉氏
承之文籍尤廣晉祕書監荀勗定魏內經更著新簿屬劉
石憑陵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竊競興
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收
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竝歸

江左宋秘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略撰為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為七録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度江破滅梁室秘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内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荊州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纔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目殘闕猶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已今御出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

之間仍有殘缺比梁之舊目止有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
篇醫方圖譜之說彌復爲少臣以經書自仲尼迄今數遭
五厄興集之期屬膺聖代令祕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
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若猥發明詔兼
開購賞則異典必致觀閣斯積上納之於是下詔獻書一
卷賚縑一疋一二年間篇籍稍備進爵奇章公三年拜禮
部尚書奉敕脩撰五禮勒成百卷行於當代弘請依古制
脩立明堂上議曰竊謂明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出敎
化崇有德黃帝曰合宮堯曰五府舜曰總章布政興敎由
來尚矣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代室堂脩七尋廣四脩一

鄭玄注云脩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脩之一則廣十七步半也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四阿重屋鄭云其脩七尋廣九尋也周人明堂廣九尺之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鄭玄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之明其制同也馬融王肅干寶所注與鄭亦異今不具出漢司徒馬宮議云夏后氏代室室顯於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屋顯於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堂大於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為兩序閒大夏后氏七十二尺若據鄭玄之說則夏室大於周堂如依馬宮之言則周堂大於夏室後王轉文周大為是但宮之所言

未詳其義此皆去聖久遠禮文殘缺先儒解説家異人殊鄭注玉藻亦云宗廟路寢與明堂同制王制曰寢不踰廟明大小是同令依鄭注每室及堂止有一丈八尺四壁之外四尺有餘若以宗廟論之袷享之日周人旅酬六尸并后稷為七先公昭穆二尸先王昭穆二尸合十一尸三十六主及君北面行事於二丈之堂愚恐不及此若以正寢論之便須朝宴據燕禮諸侯宴則賓及卿大夫脫屨升坐是知天子宴則三公九卿並升堂燕義又云席小卿次上卿言皆侍席止於二筵之間豈得行禮若以明堂論之總享之時五帝各於其室設青帝之位須於室內少北西面太

昊從食坐於其西近南北面祖宗配享者又於青帝南稍
退西面丈八之室神位有三加以簠簋豆籩牛羊之俎四
海九州美物咸設復須席上升歌出樽反坫揖讓升降亦
以隘矣據茲而說近是不然案劉向別録及馬宮蔡邕等
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
明堂陰陽太山通義魏文侯孝經傳等並說古明堂事其
書皆亡莫得而正今明堂月令者鄭玄云是呂不韋著春
秋十二紀之首章禮家鈔合為記蔡邕王肅云周公作周
書有月令第五十三即此也各有證明文多不載束晳以
為夏時書劉瓛云不韋鳩集儒者尋于聖王月令之事而

記之不韋安能獨為此記今案不得全稱周書亦不可即為秦典其內雜有虞夏殷之法皆聖王仁恕之政也蔡邕具為章句又論之曰明堂所以宗祀其以配上帝也夏后氏曰代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內曰太室聖人南面而聽嚮明而治人君之位莫不正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制度之數各有所依方一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圜楣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且圓蓋方覆九六之道也八闥以象卦九室以象州十二宮應日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

乘九宮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以不藏也通天
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布四方四方
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應三統四向五色各象其行水
闊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於外以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觀
其模範天地則象陰陽必據古文義不虛出今若直取考
工不參月令青陽總章之號不得而稱九月享帝之禮不
得而用漢代二京所建與此說悉同建安之後海內大亂
魏氏三方未平無聞興造晉則侍中裴頠議直爲一殿以
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宋齊已還咸率茲禮前
王盛事於是不行後魏代都所造出自李沖三三相重合

爲九屋簷不覆其基房間通街穿鑿處多迄無可取及遷洛陽更加營構五九紛競遂至不成宗祀之事於焉靡託今皇猷遐闡化覃海外方建大禮垂之無窮弘等不以膚虛謬當議限今檢明堂必須五室者何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黃曰神升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鄭玄注曰五府與周明堂同矣且三代相沿多有損益至於五室確然不變夫室以祭天天實有五若立九室四無所用布政視朔自依其辰鄭司農云十二月分在青陽等左右之位不云居室鄭玄亦云每月於其時之堂而聽政焉禮圖畫个皆在堂偏是以須爲五室明堂必須

上圓下方者何孝經援神契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窻四
達布政之宮禮記盛德篇曰明堂四戶八牖上圓下方是
以須爲圓方明堂必須重屋者何案考工記夏言九階四
旁兩夾窻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周不言者明一同夏
制殷言四阿重屋周承其後不言屋制亦盡同可知也其
殷人重屋之下本無五室之文鄭注云五室者亦據夏以知
之明周不云重屋因殷則有灼然可見禮記明堂位曰太
廟天子明堂言魯爲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禮樂魯之太廟
與周之明堂同又曰複廟重簷刮楹達嚮天子之廟飾鄭
注複廟重屋也據廟既重屋明堂亦不疑矣春秋文公十

三年太室屋壞五行志曰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者也服虔亦云太室太廟之上屋也周書作洛篇曰乃立太廟宗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郎孔晁注云重亢累棟重郎累屋也依黃圖所載漢之宗廟皆爲重屋此去古猶近遺法尚存是以須爲重屋明堂必須爲璧雍者何禮記盛德篇云明堂者明諸侯尊卑也外水曰璧雍明堂陰陽錄曰明堂之制周圜行水左旋以象天內有太室以象紫宮此則明堂有水之明文也然馬宮王肅以爲明堂辟雍太學同處蔡邕盧植亦爲明堂靈臺辟雍太學同實異名邕云明堂者取其宗祀之清貌則謂之清廟取其正

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
取其周水圜如璧則曰辟雍其實一也其言別者五經通
義曰靈臺以望氣明堂以布政辟雍以養老教學三者不
同袁準鄭玄亦以爲別歷代所疑豈能輙定今據郊祀志云
欲爲明堂未曉其制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一
殿無壁葢之以茅水圜宮垣天子從之以此而言其來則
久漢中元二年起明堂辟雍靈臺於洛陽並別處然明堂
亦有辟水李尤明堂銘曰流水洋洋是也以此須有辟雍
今造明堂須以禮經爲本形制依於周法度數取於月令
遺闕之處參以餘書庶使該詳沿革之理其五室九階上

圓下方四阿重屋四旁兩門依考工記孝經說堂方一百
四十四尺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六丈通天屋
徑九丈八闥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向五色依周書月令
論殿垣方在內水周如外水內徑三百步依太山盛德記
覲禮經仰觀俯察皆有則象足以盡誠上帝祇配祖宗弘
風布教作範於後矣上以時事草創未遑制作竟寢不行
六年除太常卿九年詔定雅樂又作樂府歌詞撰定圓丘
五帝凱樂并議樂事弘上議云謹案禮五聲六律十二管
還相爲宮周禮奏黃鍾歌大呂奏太蔟歌應鍾皆旋相爲
宮之義蔡邕明堂月令章句曰孟春月則太蔟爲宮姑洗

為商蕤賓為角南吕為徵應鍾為羽大吕為變宫夷則為
變徵他月放此故先王之作律吕也所以辨天地四方陰
陽之聲楊子雲曰聲生於律律生於辰故律吕配五行通
八風歷十二辰行十二月循環轉運義無停止譬如立春
木王火相立夏火王土相季夏餘分土王金相立秋金王
水相立冬水王木相遞相為宫者謂當其王月名之為宫今
若十一月不以黄鍾為宫十三月不以太蔟為宫便是春
木不王夏土不相豈不陰陽失度天地不通哉劉歆鍾律
書云春宫秋律百卉必彫秋宫春律萬物必榮夏宫冬律
雨雹必降冬宫夏律雷必發聲以斯而論誠為不易且律

十二今直爲黃鍾一均唯用七律以外五律竟復何施恐失聖人制作本意故須依禮作還相爲宫之法上曰不須作旋相爲宫且作黃鍾一均也弘又論六十律不可行謹案續漢書律曆志元帝遣韋玄成問京房於樂府房對受學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吕十二律畢矣中吕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冬至之聲以黃鍾爲宫太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吕爲羽應鍾爲變宫蕤賓爲變徵此聲氣之元

五音之正也故各統一日其餘以次運行宮日者各自爲
宮而商徵以類從焉房又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準以
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一丈而十三弦隱閒九尺以應黃鐘
之律九寸中央一絃下畫分寸以爲六十律清濁之節執
始之類皆房自造房云受法於焦延壽未知延壽所承也
至元和年待詔候鍾殷肜上言官無曉六十律以準調
音者故待詔嚴崇具以準法教其子宣願召宣補學官
主調樂器太史丞弘試宣十二律其二中其四不中其六
不知何律宣遂罷自此律家莫能爲準施絃嘉平年東觀
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張光問準意光等不知歸閱舊藏乃得其

器形制如房書猶不能定其絃緩急故史官能辯清濁者遂絕其可以相傳者唯大權常數及候氣而已據此而論房法漢世已不能行沈約宋志曰詳案古典及今音家六十律無施於樂禮云十二管還相爲宫不言六十封禪書云大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而悲破爲二十五絃假令六十律爲樂得成亦所不用取大樂必易大禮必簡之意也又議曰案周官云大司樂掌成均之法鄭衆注云均調也樂師主調其音三禮義宗稱周官奏黄鍾者用黄鍾爲調歌大呂者用大呂爲調奏者謂堂下四縣歌者謂堂上所歌但以一祭之間皆用二調是知據宫稱調其義一也明

六律六吕迭相爲宫各自爲調今見行之樂用黄鍾之宫乃以林鍾爲調與古典有違案晉内書監荀勗依典記以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宫之法制十二笛黄鍾之笛正聲應黄鍾下徵應林鍾以姑洗爲清角大吕之笛正聲應大吕下徵應夷則以外諸均例皆如是然今所用林鍾是勗下徵之調不取其正先用其下於理未通故須改之上甚善其議詔弘與姚察許善心何妥虞世基等正定新樂是後議置明堂詔弘條上故事議其得失上甚敬重之時楊素恃才矜貴輕侮朝臣唯見弘未嘗不改容自肅素將擊突厥詣太常與弘言别弘送素至中門而止素謂曰大將出

征故來敘別何相送之近也弘遂揖而退素咲曰奇章公可謂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亦不以屑懷尋授大將軍拜吏部尚書時帝又令弘與楊素蘇威薛道衡許善心虞世基崔子發等并召諸儒論新禮降殺輕重弘所立議衆咸推服之及獻皇后崩王公已下不能定其儀注楊素謂弘曰公舊學時賢所仰今日之事決在於公弘了不辭讓斯須之間儀注悉備皆有故實素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此矣非吾所及也弘以三年之喪祥禫具有降殺朞服十一月而練者無所象法以聞於帝帝下詔除朞練之禮自弘始也弘在吏部先德行後文才務在審慎雖致緩滯所有

進用竝多稱職吏部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晤清慎絕倫然
爽俊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唯弘深識其眞推
心任委隋之選舉於斯爲最時論服弘識度之遠煬帝之
在東宮數有詩書遺弘弘亦有答及嗣位嘗賜弘詩曰晉
家山吏部魏代盧尚書莫言先哲異奇才竝佐余學行敦
時俗道素乃冲虛納言雲閣上禮儀皇運初彝倫欣有叙
垂拱事端居其同被賜詩者至於文詞贊揚無如弘美大
業二年進位上大將軍三年改右光祿大夫從拜恒岳壇
墠珪幣牲牢竝弘所定還下太行山煬帝嘗召弘入內帳
對皇后賜以同席飲食其親重如此弘謂其子曰吾受非

常之遇荷恩深重汝等子孫宜以誠敬自立以答恩遇之隆六年從幸江都卒帝傷惜之賵贈甚厚歸葬安定贈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文安侯謚曰憲弘榮寵當世而車服卑儉事上盡禮待下以仁訥於言而敏於行上嘗令宣敕弘至階下不能言退還拜謝云並忘之上曰傳語小辯故非宰臣任也愈稱其質直大業之代委遇彌隆性寬厚篤志於學雖職務繁雜書不釋手隋室舊臣始終信任悔吝不及唯弘一人而已弟弼好酒而酗常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其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弘聞無所恠問直荅曰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顏

色自若讀書不輟其寬和如此有文集十二卷行於世長子方大亦有學業位內史舍人次子方裕凶險無仁心在江都與裴虔通等謀殺逆事見司馬德戡傳

李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祖壽魏湖州户曹從事父敬族歷太學博士鎮遠將軍魏靜帝時命當世通人正定文籍以為內校書別在直閣省德林幼聰敏年數歲誦左思蜀都賦十餘日便度高隆之見而歎異之徧告朝士云若假其年必為天下偉器鄴京人士多就宅觀之月餘車馬不絕年十五誦五經及古今文集日數千言俄而該博墳典陰陽緯候無不通涉善屬文詞覈而理暢魏收嘗對高

隆之謂其父曰賢子文筆終當繼温子昇隆之大咲曰魏
常侍殊已嫉賢何不近比老彭乃遠求温子年十六遭父
艱自駕靈轝反葬故里時嚴寒單縗跣足州里人物由是
敬慕之居貧轗軻母氏多疾方留心典籍無復宦情其後
母病稍愈逼令仕進齊任城王湝爲定州刺史重其才召
入州館朝夕同游殆均師友後舉秀才尚書令楊遵彦考
爲上第授殿中将軍及長廣王作相引爲丞相府行參軍
未幾王即帝位累遷中書舍人加通直散騎侍郎別典機
密尋丁母艱以至孝聞朝廷嘉之裁百日奪情起復固辭
不起魏收與陽休之論齊書起元事百司會議收與德林

致書往復詞多不載後除中書侍郎仍詔脩國史時齊帝留情文雅召入文林館與黃門侍郎顏之推同判文林館事累遷儀同三司周武帝平齊遣使就宅宣旨云平齊之利唯在於尔宜入相見仍令從駕至長安授內史上士詔誥格式及用山東人物一以委之周武謂羣臣曰我常日唯聞李德林與齊朝作書檄我正謂其是天上人豈言今日得其驅使復爲我作文書極爲大異神武公紇豆陵毅答曰臣聞明主聖王得騏驎鳳皇爲瑞是聖德所感非力能致之瑞物雖來不堪使用如李德林來受驅策亦是陛下聖德感致有大才用勝於騏驎鳳皇遠矣帝大咲曰誠

如公言宣政末授御正下大夫後賜爵成安縣男宣帝大
漸隋文帝初受顧命令邗國公楊惠謂德林曰朝廷賜令
總文武事今欲與公共成必不得辭德林答曰願以死奉
公隋文大悅即召與語劉昉鄭譯初矯詔召隋文受命輔
少主總知內外兵馬事譯欲授隋文冢宰譯自攝大司馬
昉爲小冢宰德林私啓宜作大丞相假黃鉞都督內外諸
軍事遂以譯爲相府長史昉爲相府司馬二人由是不平
以德林爲相府屬加儀同大將軍未幾而三方構亂指授
兵略皆與之參詳軍書羽檄朝夕頓至一日之中動逾百
數或機速競發口受數人文意百端不加治點鄭公韋孝

寬為東道元帥師次永橋沁水長孝寬師未得度長史李
詢密啓諸大將受尉遲迥饟金隋文得啓以為憂議欲代
之德林曰臨敵代將自古所難樂毅所以辭燕馬服以之
敗趙也公但以一腹心明於智略素為諸將所信伏者速至
軍所觀其情偽縱有異意必不敢動隋文曰公不發此言
幾敗大事即令高熲馳驛往軍所為諸將節度竟成大功
凡厥謀謨皆此類也進授丞相府從事內郎禪代之際其
相國總百揆九錫殊禮詔策牋表璽書皆德林之辭也隋
文登祚之日授內史令初將受禪虞慶則等勸隋文盡滅
宇文氏德林固爭以為不可隋文怒由是品位不加唯依

班例授上儀同進爵爲子開皇元年勑令與太尉于翼高
熲等同脩律令訖奏聞別賜駿馬及九環金帶五年敕令
撰録作相時文翰勒成五卷謂之霸朝雜集隋文省讀訖
明旦謂德林曰自古帝王之興必有異人輔佐我昨讀霸
朝集方知感應之理昨宵恨夜長不得早見公面於是追
贈其父定州刺史安平縣公謚曰孝隋文後幸鄴德林以
疾不從敕書追之後御筆注云伐陳事意宜自隨也時高
熲入京上語熲曰德林若患未堪行宜自至宅取其方略
帝以之付晉王諱大象末文帝以逆人王謙宅賜之尋又改
賜崔謙帝令德林自選一好宅并莊店作替德林乃奏取

逆人高阿那肱衛國縣市店八十區爲替九年車駕幸晉陽店人表訴稱地是平人物高氏強奪於內造舍上責德林請勘逆人文簿及本換宅之意上不聽悉追店給所住者由是嫌之初德林稱其父爲太尉諮議以取贈官李元操等陰奏之曰德林父終於校書妄稱諮議上甚銜之至是復庭議忤意因數之曰公爲內史典朕機密比不預計議者以公不弘耳朕方以孝理天下故立五教以弘之公言孝由天性何須設教然則孔子不當說孝經也又罔冒取店妄加父官朕實忿之而未能發今當以一州相遣耳因出爲湖州刺史在州逢旱課人掘井溉田爲考司所貶

歲餘卒官時年六十一贈大將軍廉州刺史謚曰文將葬
敕令羽林百人幷鼓吹一部以給喪事祭以太牢德林美
容儀善談吐器量沈深時人未能測齊任城王湝趙彥深
魏收陸卬大相欽重德林少孤未有字魏收謂之曰識度
天才必至公輔吾輙以此字卿從官已後即典機密性愼
密嘗言古人不言溫樹何足稱也少以才學見知及位望
稍高頗傷自任爭競之徒更相譖毀以運屬興王功參佐
命十餘年間竟不徙級所撰文集勒成八十卷遭亂亡失
見五十卷行於代子伯藥博涉多才詞藻清贍大業末位
建安郡丞

列傳第六十　　北史七十二

列傳第六十一　　北史七十三

周揺

獨孤楷弟盛

乞伏慧

張威

和洪

陰壽子世師 骨儀

楊義臣

梁士彥字相如安定烏氏人也少任俠好讀兵書頗涉經史周武帝將平東夏聞其男決自扶風郡守除為九曲鎮將進位上開府封建威縣公齊人甚憚之後以熊州刺史

從武帝拔晉州進位大將軍除晉州刺史及帝還後齊後
主親攻圍之樓堞皆盡短兵相接士彥慷慨自若謂將士
曰死在今日吾爲爾先於是勇烈齊奮呼聲動地無不一
當百齊師少却乃令妻妾及軍人子女晝夜脩城三日而
就武帝六軍亦至齊師圍解士彥見帝持帝鬚泣帝亦爲
之流涕時帝欲班師士彥叩馬諫帝從之執其手曰朕有
晉州爲平齊之基宜善守之及齊平封郕國公位上柱國
雍州主簿宣帝即位除徐州總管與烏丸軌禽陳將吳明
徹裴忌於吕梁略定淮南地隋文帝作相轉亳州總管尉
遲迥反爲行軍總管及韋孝寬擊之令家僮梁默等爲前

鋒士彥繼之所當皆破及迥平除相州刺史深見忌徵還京師閑居無事恃功懷怨與宇文忻劉昉等謀反將率僮僕候上享廟之際以發機復欲於蒲州起事略取河北捉黎陽關塞河陽路刼調布為牟甲募盜賊為戰士其甥裴通知而奏之帝未發其事授晉州刺史欲觀其志士彥欣然謂昉等曰天也又請儀同薛摩兒為長史帝從之後與公卿朝謁帝令執士彥忻昉等於行閒詰之狀猶不伏捕薛摩兒至對之摩兒具論始末云第二子剛垂泣苦諫第三子叔諧曰作猛獸須成班士彥失色顧曰汝殺我於是伏誅時年七十二有子五人操字孟德位上開府義鄉縣

公早卒剛字永固位大將軍通政縣公涇州刺史以諫父
獲免徙瓜州叔諧坐士彥誅梁默者士彥之蒼頭也驍武
絕人士彥每從征伐常與默陷陣仕周位開府開皇末以
行軍摠管從楊素征突厥進位大將軍又從平楊諒授柱
國大業五年從煬帝征吐谷渾力戰死之贈光祿大夫
元諧河南洛陽人也家世貴盛諧性豪俠有氣調少與隋
文帝同受業於國子甚相友愛後以軍功累遷大將軍及
帝為相引致左右諧謂帝曰公無黨援譬如水間一堵牆大
危矣公其勉之及帝受禪顧諧笑曰水間牆竟何如也進
位上大將軍封樂安郡公奉詔參脩律令時吐谷渾將定

城王鐘利旁率騎度河連結党項率兵出鄯州趣青海邀
其歸路相遇於豐利山諧擊走之又破其太子可博汗其
名王十七人公侯十三人各率其所部來降詔授上柱國
別封一子縣公諧拜寧州刺史頗有威惠然性剛愎好排
詆不能取媚於左右嘗言於上曰臣一心事主不曲取人
意上曰宜終此言後以公事免時上柱國王誼有功於國
與諧俱無位任每相往來胡僧告諧誼謀反帝按其事無
狀慰諭釋之未幾誼誅諧漸被踈忌然以龍潛之舊每預
朝請恩禮無虧及平陳百寮大宴諧進曰陛下威德遠被
臣前請突厥可汗爲候正陳叔寶爲令史今可用臣言帝

曰朕平陳國本以除逆非欲誇誕公之所奏殊非朕心矣
厥不知山川何能警候叔寶昏醉寧堪驅使諧嘿然而退
後數歲有人告諧與從父弟上開府滂臨澤侯田鸞上儀
同祁緒等謀反帝令按其事有司奏諧謀令祁緒勒党項
兵即斷巴蜀時廣平王雄左僕射高熲二人用事諧欲譖
去之云左執法星動已四年矣狀一奏高熲必死又言太
白犯月光芒相照主殺大臣雄必當之諧與滂嘗同謁帝
私謂滂曰我是主人殿上者賊也因令滂望氣滂曰彼雲
似蹲狗走鹿不如我輩有福德雲帝大怒諧滂鸞緒竝伏
誅籍沒其家

虞慶則京兆櫟陽人也本姓魚其先仕赫連氏遂家靈武世為北邊豪傑父祥周靈武太守慶則幼雄毅性倜儻身長八尺有膽智善鮮卑語身被重鎧帶兩鞬左右馳射本州豪俠皆敬憚之初以射獵為事中更折節讀書常慕傅介子班仲升之為人仕周為中外府外兵參軍事襲爵沁源縣公越王盛討平稽胡將班師內史下大夫高熲與盛謀須文武幹略者鎮遏之表請慶則於是拜石州捴管甚有威惠稽胡慕義歸者八千餘戶開皇元年歷位內史監吏部尚書京兆尹封彭城郡公營新都捴監二年突厥入寇慶則為元帥討之部分失所士卒多寒凍墮指者千餘

人偏將達奚長儒率騎兵二千人別道邀賊為虜所圍慶
則按營不救由是長儒孤軍獨戰死者十八九上弗之責
也尋遷尚書右僕射後突厥主攝圖將內附請一重臣充
使詔慶則往攝圖恃彊慶則責以往事攝圖不服其介長
孫晟又說諭之攝圖及弟葉護皆拜受詔因稱臣朝貢請
永為藩附初慶則出使帝敕曰我欲存立突厥彼送公馬
但取五三疋攝圖見慶則贈馬千疋又以女妻之帝以慶
則功高皆無所問授上柱國封魯國公食任城縣千戶以
彭城公迴授第二子義平陳後帝幸晉王第置酒會群臣
高熲等奉觴上壽帝曰高熲平江南虞慶則平突厥可謂

戎功矣楊素曰皆由至尊威德所被慶則曰楊素前出兵武牢硤石若非至尊威德亦無克理遂互相長短御史欲彈之帝曰今日計功為樂並不須劾帝觀群臣宴射慶則進曰臣蒙賚酒令盡樂御史在側恐醉被彈帝賜御史酒遣之出慶則奉觴上壽極歡帝謂諸公曰飲此酒願我與公等子孫常如今日世守富貴九年轉為右衛大將軍尋改為右武候大將軍十七年嶺南人李世賢據州反議欲討之諸將二三請行皆不許帝顧謂慶則曰位居宰相爵為上公國家有賊遂無行意何也慶則拜謝恐懼帝乃遣焉為桂州道行軍總管以婦弟趙什柱為隨府長史什柱

與慶則愛妾通恐事彰乃宣言慶則不欲此行帝聞之先是朝臣出征帝皆宴別禮賜遣之慶則南討辭帝帝色不悅慶則由是怏怏不得志暨平世賢還歸桂鎮觀眺山川形勢曰此誠嶮固加以足粮若守得其人攻不可拔遂使什柱馳詣京奏事觀帝顏色什柱至京因告慶則謀反帝按驗之於是伏誅拜什柱為大將軍慶則子孝仁幼豪俠任氣拜儀同領晉王親信坐父事除名煬帝嗣位以藩邸之舊授候衛長史兼領金谷監監禁苑有巧思頗稱旨大業九年伐遼遷都水丞充使監運頗有功然性奢華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而自給後或告其為不軌遂見誅

元胄河南洛陽人魏昭成帝之六代孫也祖順魏濮陽王父雄武陵王胄少英果多武藝美鬚眉有不可犯之色周齊王憲見而壯之引致左右數從征伐官至大將軍隋文帝初被召入將受顧託先呼胄次命陶澄竝委以腹心恒宿卧內及爲丞相每典軍在禁中又引弟威俱入侍衛周趙王招謀害帝帝不之知乃將酒肴詣其宅趙王引帝入寢室左右不得從唯楊弘與胄兄弟坐於户側趙王令其二子進瓜因將刺帝及酒酣趙王欲生變以佩刀子刺瓜連啗帝將爲不利胄進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趙王呵之曰我與丞相言汝何爲者叱之使却胄瞋目憤氣扣刀入

子進

衛趙王問其姓名胄以實對趙王曰汝非昔事齊王者乎
誠壯士也因賜之酒曰吾豈有不善之意邪卿何猜警如
是趙王偽吐將入後閤胄恐其爲變扶令上座如此者再
三趙王稱喉乾命胄就厨取飲胄不動會滕王逌後至帝
降階迎之胄耳語勸帝速去帝猶不悟曰彼無兵馬復何
能爲胄曰兵馬悉他家物一先下手大事便去胄不辭死
死何益邪復入坐胄聞屋後有被甲聲遽請曰相府事殷
公何得如此因扶帝下牀趣而去趙王將追帝胄以身蔽
戶王不得出帝及門胄自後而至趙王恨不時發彈指出
血及誅趙王賞賜不可勝計帝受禪封武陵郡公拜左衛

將軍尋遷右衛大將軍帝從容曰保護朕躬成此基業元冑功也歷豫亳浙三州刺史時突厥屢爲邊患朝廷以冑素有威名拜靈州揔管北夷甚憚焉徵爲右衛大將軍親顧益隆嘗正月十五日帝與近臣登高時冑下直馳詔召之及見謂曰公與外人登高未若就朕也賜宴極歡晉王廣每致禮焉房陵王之廢也冑預其謀帝正窮東宮事左衛大將軍元旻苦諫楊素乃譖之帝大怒執旻於仗冑時當下直不去因奏曰臣向不下直者爲防元旻耳復以此言激怒帝帝遂誅旻蜀王秀之得罪冑坐與交通除名煬帝即位不得調時慈州刺史上官政坐事徙嶺南將軍丘

和亦以罪廢冑與和有舊因數從之游酒酣謂和曰上官政誠壯士也今從嶺表得無大事乎因自拊腹曰若是公者不徒然矣和明日奏之冑竟坐死於是徵政爲驍騎將軍拜和代州刺史

達奚長儒字富仁代人也祖俟魏定州刺史父慶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長儒少懷節操膽烈過人十五襲爵樂安公爲周文帝引爲親信以質直恭朴授子都督數有戰功天和中除渭南郡守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從武帝平齊遷上開府進爵成安郡公別封一子縣公宣政元年除左將軍勇猛中大夫後與烏丸軌圍陳將吳明徹於

呂梁陳援軍至軌令長儒拒之長儒取車輪數百繫以大石沈之清水連轂相次以待之船艦礙輪不得進長儒縱奇兵大破之獲吳明徹以功進位大將軍尋授行軍總管北巡沙塞卒與虜遇大破之文帝作相王謙舉兵於蜀沙氐楊永安扇動利興武文沙龍等六州以應謙詔長儒擊破之謙二子自京師逃歸其父長儒並捕斬之文帝受禪進位上大將軍封蘄郡公開皇二年突厥沙鉢略可汗幷弟葉護及藩那可汗寇掠西南詔以長儒為行軍總管擊之遇於周槃衆寡不敵軍中大懼長儒慷慨神色愈烈為虜所衝突散而復聚且戰且行轉鬬三日五兵咸盡士卒

以拳毆之手皆骨見殺傷萬計虜氣稍奪於是解去長儒身被五瘡通中者二其戰士死者十八九突厥本欲大掠秦隴既逢長儒兵皆力戰虜意大沮明日於戰處焚屍慟哭而去文帝下詔褒美授上柱國餘勳迴授一子其戰亡將士皆贈官三轉子孫襲之歷寧鄜二州刺史母憂去職長儒性至孝水漿不入口五日毀悴過禮殆將滅性天子嘉歎起爲夏州總管匈奴憚之不敢窺塞以病免又除襄州總管轉蘭州文帝遣涼州總管獨孤羅原州總管元褒靈州總管賀若誼等發卒備胡皆受長儒節度長儒率衆出祁連山北西至蒲類海無虜而還轉并州總管帝謂曰

江陵國之南門今以委卿朕無慮也卒官謚曰威子曷大
業中位太僕少卿
賀婁子幹字萬壽本代人也隨魏氏南遷世居關右祖道
成魏侍中太子太傅父景賢右衛大將軍子幹少以驍武
知名仕周累遷少司水以勤勞封思安縣子大象中除秦
州刺史進爵為伯及尉遲迥為亂子幹從韋孝寛討之遇
賊圍懷州子幹與宇文述等擊破之文帝大悅手書慰勉
其後每戰先登及破鄴城與崔弘度逐迥至樓上進位上
開府封武川縣公以忠安縣伯別封子皎開皇元年進爵
鉅鹿郡公其年吐谷渾寇涼州子幹以行軍摠管從上柱

國元諧擊之功最優詔褒美即令子幹鎮涼州其年突厥寇蘭州子幹拒之至可洛峐山與賊相遇賊衆甚盛子幹阻川爲營賊軍不得水數日人馬甚弊縱擊大破之於是冊授上大將軍徵授營新都副監尋拜工部尚書其年突厥復犯塞以行軍摠管從竇榮定擊之子幹別路破賊文帝嘉之遣優詔勞勉之子幹請入朝詔令馳驛奉見吐谷渾復寇邊命子幹討之入掠其國二旬而還文帝以隴西頻被寇掠甚患之又彼俗不設村塢敕子幹勒人爲保營田積穀以備不虞子幹上書曰比見屯田之所獲少費多但隴右之人以畜牧爲事若更屯聚彌不獲安但使鎮戍

連接烽候相望人雖散居必無所慮帝從之帝以子幹習
邊事授榆關揔管遷雲州刺史甚爲虜所憚後數年突厥
雍虞閭遣使請降幷獻羊馬詔以子幹爲行軍揔管出西
北道應接之還拜雲州揔管以突厥所獻馬百疋羊千口
以賜之乃下書曰自公守北門風塵不警突厥所獻還以
賜公毋憂去職朝廷以榆關重鎮尋起視事卒官文帝傷
惜久之贈懷魏等四州刺史謚曰懷子善柱嗣
子幹兄詮亦有才器位銀青光祿大夫鄭純深等三州刺
史北地太守東安郡公
史萬歲京兆杜陵人也父靜周滄州刺史萬歲少英武善

騎射驍健若飛好讀兵書兼精占候年十五逢周齊戰於
芒山萬歲從父在軍旗鼓正相望萬歲令左右趣裝急去
俄而周兵大敗其父由是奇之及平齊之役其父戰沒萬
歲以忠臣子拜開府儀同三司襲爵太平縣公尉遲迥之
亂萬歲從梁士彥擊之軍次馮翊見羣鴈飛來萬歲謂士
彥請射行中第三者射之應弦而落三軍莫不悅服及與
迥軍遇每戰先登鄴城之陣官軍稍却萬歲乃馳馬奮擊
殺數十人衆亦齊力官軍復振迥平以功拜上大將軍開
皇初大將軍尒朱勣以謀反伏誅萬歲頗關涉坐除名配
敦煌為戍卒其戍主甚驍武每單騎深入突厥中輒大剋

獲突厥莫敢當其人深自矜負數罵辱萬歲萬歲患之自言亦有武用戍主試令騎射笑曰小人定可萬歲因請弓馬復掠突厥中大得六畜而歸戍主始善之每與同行輒入突厥數百里名讋北夷竇榮定之擊突厥萬歲詣轅門請自効榮定素聞其名見而大悅因遣人謂突厥當各遣一壯士決勝負突厥許諾因遣一騎挑戰榮定遣萬歲出應之萬歲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遂引軍去由是拜上儀同領車騎將軍平陳之役以功加上開府及高智慧等作亂江南以行軍揔管從楊素擊之萬歲自東陽別道而進踰嶺越海攻陷溪洞不可勝數前後七百餘戰轉鬬千

里寂無聲問者十旬遠近皆以萬歲爲沒萬歲乃置書竹
筒中浮之水汲者得之以言於素大悅上其事文帝歎嗟
還拜左領軍將軍先是南寧夷爨翫降拜昆州刺史旣而
復叛遂以萬歲爲行軍總管擊之入蜻蛉川經弄凍次小
勃弄大勃弄至于南中賊前後屯據要害萬歲皆擊破之
行數百里見諸葛亮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後勝我者過
此萬歲令左右倒其碑而進度西二河入渠濫川行千餘
里破其三十餘部諸夷大懼遣使請降獻明珠徑寸於是
勒石頌美隋德萬歲請將爨翫入朝詔許之爨翫隂有二
心不欲詣闕因賂萬歲金寶萬歲乃捨翫而還蜀王在益

州知其受賂遣使將索之萬歲聞而悉以所得金寶沈之
於江索無所獲以功進柱國晉王廣甚欽敬之待以交友
之禮上知為晉王所善令萬歲督晉王府軍事明年爨翫
復反蜀王秀奏萬歲受賂縱賊致生邊患上令窮之事皆
驗罪當死上數之萬歲曰臣留翫者恐其州有變留以鎮
撫臣還至瀘水詔書方到由是不將入朝實不受賂上以
萬歲心有欺隱大怒顧有司曰將斬之萬歲懼而服罪頓
首請命左僕射高熲左衛大將軍元旻等進曰史萬歲雄
略過人每行兵用師之處未嘗不身先士卒雖古名將未
能過也上意稍解於是除名歲餘復官爵尋拜河州刺史

復領行軍揔管以備胡開皇末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上令
晉王及楊素出靈武道漢王諒與萬歲出馬邑道萬歲率
柱國張定和大將軍李藥王楊義臣等出塞至大斤山遇
虜達頭遣使問曰隋將爲誰候騎曰史萬歲也突厥復曰
得非敦煌戍卒乎候騎曰是也達頭聞而引去萬歲馳追
百餘里乃及擊大破之逐北入磧數百里虜遁逃而還楊
素害其功譖萬歲云突厥本降初不爲寇遂寢其功萬歲
數抗表陳狀上未之悟會上從仁壽宮初還京師廢皇太
子窮東宮黨與上問萬歲所在萬歲實在朝堂楊素見上
方怒因曰萬歲謁東宮矣以激怒上上謂信然令召萬歲

時所將士卒在朝堂稱寃者數百人萬歳謂曰吾今日爲汝極言於上及見上言將士有功爲朝廷所抑詞氣憤厲忤上上大怒命左右𢷬殺之既而追悔不及因下詔罪狀之萬歳死之日天下士庶聞者識與不識無不寃惜萬歳爲將不脩營伍令士卒各隨所安無警夜之備虜亦不敢犯臨陣對敵應變無方號爲良將子懷義嗣

劉方京兆長安人也性剛決有膽氣仕周承御上士以戰功拜上儀同隋文帝爲丞相方從韋孝寛破尉遲迥於相州以功加開府賜爵河陰縣侯文帝受禪進爵爲公開皇三年從衛王爽破突厥於白道進位大將軍後歷甘瓜二

州刺史仁壽中交州俚人李佛子作亂據越王故城左僕射楊素言方有將帥略於是詔方為交州道行軍總管統二十七營而進法令嚴肅然仁而愛士長史度支侍郎敬德亮從軍至尹州疾甚不能進留之州館分別之際方哀其危篤流涕嗚咽感動行路論者多之稱為良將至都隆嶺遇賊方遣營主宋纂何貴嚴願等破之進兵臨佛子先令人諭以禍福佛子乃降送於京師其有桀黠恐為亂者皆斬之尋授驩州道行軍總管以尚書右丞李綱為司馬經略林邑方遣欽州刺史甯長真驩州刺史李暈上開府秦雄以步騎出越常方親率大將軍張愻司馬李綱舟師趣

北境大業元年正月軍至海口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險方擊走之師次闍黎江賊據南岸立柵方盛陳旗幟擊金鼓賊懼而潰既度江行三十里賊乘巨象四面而至方以弩射象象中瘡却蹂其陣賊奔柵因攻破之於是濟區粟進至大緣江所擊皆破經馬援銅柱南行八日至其國都林邑王梵志棄城奔海獲其廟主金人汙其宮室刻石紀功而還士卒脚腫死者十四五方在道遇患卒帝甚傷惜之下詔襃美贈上柱國盧國公子通仁嗣開皇中有馮昱王檦楊武通陳永貴房兆俱為邊將名顯當時昱檦竝不知何許人昱多權略有武藝文帝初為丞相以行軍摠管與

王誼李威等討平叛蠻拜柱國開皇初又以行軍總管屯乙弗泊備胡每戰常大尅捷摽驍勇善射每以行軍總管屯兵江北以禦陳陳人所憚伐陳之役及高智慧反攻討皆有殊績位柱國白水郡公武通弘農華陰人性果烈善馳射數以行軍總管討西南夷以功封白水郡公拜左武衛將軍時党項羌屢為邊患朝廷以其有威名使鎮邊歷岷蘭二州總管復與周法尚討嘉州叛獠法尚軍初不利武通為賊斷歸路於是束馬懸車出賊不意頻戰破之賊知其孤軍無援傾部落而至武通轉鬬數百里為賊所拒四面路絕武通輕騎挑戰墜馬為賊所執殺而噉之求

貴隴右胡人本姓白以勇烈爲文帝所親愛數以行軍揔管領邊每戰必單騎陷陣位柱國蘭利二州揔管封北陳郡公兆代人本姓屋引氏剛毅有武略頻爲行軍揔管攻胡以功位至柱國徐州揔管竝史失其事

杜彥雲中人也父遷遭葛榮之亂徙家于豳彥性勇決善騎射仕周以軍功累遷隴州刺史賜爵永安縣伯隋文帝爲丞相從韋孝寬擊尉遲迥以功進位上開府改封襄武縣侯拜魏郡太守開皇初授丹州刺史進爵爲公徵爲左武衛將軍平陳之役以行軍揔管與韓擒相繼而進及陳平賜物五千段粟六千石進位柱國賜子寶安爵昌陽縣公

高智慧等之作亂復以行軍總管從楊素討平之斬其渠帥賊李陁擁衆據彭山彥襲擊破之斬陁傳其首又擊徐州宜封二洞悉平賜奴婢百餘口拜洪州總管有能名及雲州總管賀婁子幹卒上悼惜者久之因謂侍臣曰榆林國之重鎮安得子幹之輩乎後數日上曰莫過杜彥於是徵拜雲州總管北夷畏憚胡馬不敢至塞後朝廷追録前功賜子寶虔爵承縣公十八年遼東之役以行軍總管從漢王至營州上以彥曉習軍旅令總統五十營事及還拜朔州總管突厥寇雲州上令楊素擊走之猶恐爲邊患復拜彥雲州總管以疾徵還卒子寶虔大業末至文城郡丞

周搖字世安河南洛陽人也其先與魏同源初姓普乃及居洛陽改爲周氏曾祖拔拔祖右六肱俱爲北平王父恕延歷行臺僕射南荆州摠管搖少剛毅有武藝性謹厚動遵法度仕魏位開府儀同三司周閔帝受禪賜姓車非氏封金水郡公歷鳳楚二州刺史吏人安之從平齊以戰功超授柱國進封虁國公未幾拜晉州摠管時隋文帝爲定州摠管文獻皇后自京師赴州路經搖所主禮甚薄既而白后曰公廨甚富於財限法不敢輙費又王臣無得効私其質直如此帝以其奉法每嘉之及爲丞相徙封濟北郡公拜豫州摠管帝受禪復姓周氏開皇初突厥寇邊燕薊

多被其患前揔管李崇爲虜所殺上思所以鎮之曰無以
加周揺拜爲幽州揔管六州五十鎮諸軍事揺脩障塞謹
斥候邊人安之從壽襄二州揔管俱有能名進上柱國以
老乞骸骨上勞之曰公歷任三代保兹遐壽良足善也賜
坐褥歸第終於家謚曰恭
獨孤楷字脩則不知何許人也本姓李氏父屯從齊神武
帝與周師戰于沙苑齊師敗績因爲柱國獨孤信所虜配爲
士伍給使信家漸得親近因賜姓獨孤氏楷以謹厚便弄
馬槊爲宇文護執刀數從征伐賜爵廣阿縣公拜右侍下
大夫從韋孝寛平淮南以功賜子景雲爵西河縣公隋文

帝為丞相進開府領親信兵及受禪拜右監門將軍進封汝陽郡公仁壽初出為原州總管時蜀王秀鎮益州上徵之猶豫未發朝廷恐秀生變拜楷益州總管馳傳代之秀果有異志楷諷諭久之乃就路楷察秀有悔色因勒兵為備秀至興樂去益州四十餘里將反襲楷密使覘之知不可犯而止楷在益州甚有惠政蜀中父老于今稱之煬帝即位轉幷州總管遇疾喪明上表乞骸骨帝曰公先朝舊臣卧以鎮之無勞躬親簿領也以其長子凌雲監省郡事其見重如此轉長平太守卒謚曰恭子凌雲平雲彥雲皆知名楷弟盛性剛烈有膽略以藩邸之舊累遷右屯衛

將軍宇文化及之亂裴虔通引兵至成象殿宿衛者皆釋仗走盛謂虔通曰何物兵形勢太異虔通曰事已然不預將軍事盛罵曰老賊何物語不及被甲與左右十餘人逆拒之爲亂兵所殺越王侗稱制贈光祿大夫紀國公謚曰武節

乞伏慧字令和馬邑鮮卑人也祖周魏銀青光祿大夫父纂金紫光祿大夫竝爲第一領人酋長慧少慷慨有大節便弓馬好鷹犬齊文襄時爲行臺左丞累遷太僕卿自永寧縣公封宜人郡王其兄貴和又以軍功爲王一門二王稱爲貴顯周武平齊授使持節開府儀同大將軍拜佽飛

右旅下大夫轉熊渠中大夫從韋孝寬擊尉遲惇於武陟以功授大將軍及破尉遲迥進位柱國賜爵西河郡公請以官爵讓兄朝廷不許論者義之隋文帝受禪拜曹州刺史曹土舊俗人多姦隱戶口簿帳恒不以實慧下車按察得戶數萬遷涼州摠管先是突厥屢爲寇抄慧嚴警烽燧遠爲斥候虜竟不入境後爲荆州摠管又領潭桂二州摠管三十一州諸軍事其俗輕剽慧躬行朴素以矯之風化大洽曾見人以簺捕魚者出絹買而放之其仁心如此百姓美之號其處曰西河公簺煬帝即位爲天水太守大業五年征吐谷渾郡濱西境人苦勞役又遇帝巡坐御道不

整獻食踈薄帝大怒命左右斬之見其無髮乃釋之除名卒于家

張威不知何許人也父琛魏弘農太守威少倜儻有大志善騎射膂力過人仕周以軍功位柱国京兆尹封長壽縣公王謙作亂隋文帝以威為行軍揔管從梁睿擊之軍次通谷謙守將李三王拒守睿以為先鋒三王閉壘不戰威令人激怒之三王果出陣威令壯士奮擊三王軍潰大兵繼進至開遠謙將趙儼衆十萬連營三十里威鑿山通道攻其背儼敗走追至成都及謙平進位上柱国盧州揔管隋文帝受禪拜幽洛二州揔管改封晉熙郡公尋拜河北

道行臺僕射後督晉王軍府事遷青州摠管在青州頗事
產業遣家奴於人間鬻蘆菔根其奴緑此侵擾百姓上深
加譴責坐廢於家後從上祠太山至洛陽上責讓之因問
威所執笏安在威頓首曰臣負罪無顏復執謹藏於家上
曰可持來威明日奉笏以見上曰公雖不遵法度功效實
多今還公笏於是復拜洛州刺史後改封皖城郡公轉相
州刺史卒子植大業中位至武賁郎將
和洪汝南人也勇烈過人仕周以軍功位車騎大將軍儀
同三司時龍州蠻任公忻李國立等聚衆為亂刺史獨孤
善不能禦朝議以洪有武略代善為刺史月餘斬公忻國

立等皆平之後從武帝平齊位上儀同開府爵北平侯拜左勳曹下大夫柱國王軌之禽吳明徹也洪有功焉加位開府遷折衝中大夫尉遲迥作亂洪以行軍摠管從韋孝寛擊之以功封廣武郡公時東夏初平物情尚梗隋文帝以洪有威名令領冀州事甚得人和後拜泗州刺史屬突厥寇邊詔洪為北道行軍摠管擊走之追虜至磧而還後遷徐州摠管卒

陰壽字羅雲武威人也父嵩周夏州刺史壽少果烈有武幹性謹厚從周武帝平齊位開府隋文帝為丞相引為掾尉遲迥亂文帝以韋孝寛為元帥擊之命壽監軍時孝寛

有疾不能親揔戎事每卧帳中遣婦人傳教命三軍綱紀皆取決於壽以功進位上柱國尋拜幽州揔管封趙郡公先是齊之踈屬高寶寧周武帝拜為營州刺史性桀黠得華夷心及文帝為丞相遂連契丹靺鞨舉兵反帝以中原多故未遑進討諭之不下開皇初又引突厥攻圍北平至是令壽討之寶寧弃城奔于磧北黄龍諸縣悉平壽班師留開府成道昻鎮之壽患寶寧攻道昻乃重購獲之北邊遂安卒官贈司空

子世師少有節槩性忠厚多武藝以功臣子拜儀同煬帝嗣位拜張掖太守深為戎狄所憚後拜樓煩太守遷左翊

衞將軍與代王留守京師及義軍至世師自以世荷隋恩遂拒守不下及城平與京兆郡丞骨儀等見誅骨儀天竺胡人性剛鯁有不可奪之志開皇初爲御史處法平當不爲勢利所迴煬帝嗣位遷尚書左司郎于時朝政漸亂貨賄公行凡當樞要之職無問貴賤並家累金寶天下士大夫莫不變節而儀勵志守常介然獨立帝嘉其清苦拜京兆郡丞公方彌著時刑部尚書衞玄兼領京兆拜內史頗行詭道輙爲儀所執正玄雖不便之不能傷及義兵至玄恐禍及辭老病儀與世師同心協契父子並誅其後絕世師有子弘智等各以年幼獲全

楊義臣代人也本姓尉遲氏父崇仕周爲儀同大將軍以兵鎮恒山時隋文帝爲定州揔管崇知帝相貌非常每自結納帝甚親待之及爲丞相尉遲迥亂崇以宗族故自囚遣使請罪帝下書慰諭之即令馳驛入朝恒置左右開皇初封秦興公歲餘從行軍揔管達奚長儒擊突厥於周槃力戰而死贈大將軍豫州刺史以義臣襲崇爵時義臣尚幼養於宮中未弱冠奉詔宿衞如千牛者數年賞賜甚厚上嘗言及恩舊顧義臣嗟嘆久之因下詔賜義臣姓楊氏編之屬籍爲皇從孫未幾拜陜州刺史義臣性謹厚能騎射有將領才後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行軍揔管出白

道大破之明年突厥又寇邊義臣擊之追至大斤山與虜遇時太平公史萬歲亦至與義臣合擊大破之萬歲為楊素所陷義臣功竟不錄煬帝嗣位漢王諒反時代州摠管李景被諒將喬鍾葵所圍義臣時為朔州摠管奉詔救之鍾葵見義臣兵少悉衆拒之時鍾葵亞將王拔驍勇善用矟射者不能中每以數騎陷陣義臣患之募能當拔者有車騎將軍楊思恩請當之義臣見思恩氣貌雄勇顧之曰壯士也賜以巵酒思恩望見拔立於陣後投觴於地策馬赴之再往不尅所從騎士退思恩為拔所殺拔遂乘之義臣軍北者十餘里於是購得思恩屍義臣哭之甚慟三軍

莫不下泣所從騎士皆署斬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復令數百人人持一鼓潛驅之礀谷間出其不意義臣晡後復與鍾葵戰兵初合命驅牛驢者疾進一時鳴鼓埃塵張天鍾葵軍不知所以以爲伏兵發因大潰縱擊破之以功進位上大將軍累遷太僕卿從征吐谷渾令義臣屯琵琶峽連營八十里南接元壽北連段文振合圍吐谷渾主於覆袁川復從征遼東以軍將指肅慎道至鴨渌水與乙支文德戰每爲先鋒一日七捷後與諸軍俱敗竟坐免俄而復位明年以爲軍副與大將軍宇文述趣平壤至鴨渌水會楊玄感作亂班師檢校趙郡太守祆賊

向海公作亂寇扶風安定閒義臣奉詔擊平之尋從帝復
征遼東進位左光祿大夫時勃海高士達清河張金稱並
相聚爲盜攻陷郡縣帝遣將軍段達討之不能剋詔義臣
率遼東還兵擊大破士達斬金稱又收降賊入豆子䴚討
賊格謙禽之以狀聞奏帝惡其威名遽追入朝賊由是復
盛義臣以功進位光祿大夫尋拜禮部尚書卒于官
論曰昔韓信愆垓下之期則項王不滅英布無淮南之舉
則漢道未隆以二子之勳庸咸憤怨而葅戮況乃無古人
之殊績而懷悖逆之心者乎梁士彥遭雲雷之會以勇略
成名遂貪天之功以爲己力報者倦矣施者未厭將生厲

階求逞其欲及茲顛墜自取之也元諧虞慶則元胄或契
闊艱危或綢繆恩舊將安將樂漸見遺忘內懷怏怏矜伐
不已雖時主之刻薄亦言語以速禍乎然隋文佐命元功
鮮有終其天命配享清廟寂爾無聞斯蓋草創帝圖事出
權道本異同心故久而愈薄其牽牛蹊田雖則有罪奪之
非道能無怨乎皆深文巧詆致之刑辟帝沈猜之心固已
甚矣求其餘慶不亦難哉長儒以步卒二千抗十萬之衆
師殲矢盡勇氣彌厲壯矣哉子幹西涉青海北臨玄塞胡
夷懾憚亦有可稱萬歲寬懷智勇善撫士卒人皆樂死師
不疲勞北却匈奴南平夷獠兵鋒所指威讋絕域論功杖

氣犯忤貴臣偏聽生姧死非其罪人皆痛惜有李廣之風焉劉方號令無私臨軍嚴肅克翦林邑遂清南海徼外百蠻無思不服杜彥東夏南服屢有戰功作鎮朔垂胡塵不起周摇以質直見知獨孤楷以恤人流譽威蹈履之地可以追蹤古人乞伏慧能以國讓亦云美矣而慧以供帳不厚至於放黜君方逞欲罰亦深哉陰壽遭天所廢舍命無攺雖異先覺頗同後凋義臣時屬攙攘功成三捷而以功見忌得没亦為幸也

列傳第六十一





列傳第六十二　　北史七十四

劉昉

柳裘

皇甫績

郭衍

張衡

楊汪

裴蘊

袁充

李雄



劉昉博陵望都人也父孟良仕魏位大司農卿從武帝入關爲梁州刺史昉輕狡有姦數周武帝時以功臣子入侍皇太子及宣帝嗣位以技佞見狎出入宫掖寵冠一時位小御正與御正中大夫顔之儀並見親信及帝不悆召昉及之儀俱入卧内屬以後事帝失瘖不復能言昉見静帝幼沖又素奇隋文帝時文帝以后父故有重名於天下昉遂與鄭譯謀引帝輔政帝固讓不敢當昉曰公若爲當速爲之如不爲昉自爲也帝乃從之及帝爲丞相以昉爲司馬時宣帝弟漢王贊居禁中每與帝同帳而坐昉飾美妓進贊贊甚悦之昉因說贊曰大王先帝之弟時望所歸孺

子幼沖豈堪大事令先帝初崩羣情尚擾王且歸第待事
寧後入爲天子此萬全計也贇時年未弱冠性識庸下以
爲信然遂從之文帝以昉有定策功拜上大將軍封黃國
公與沛國公鄭譯皆爲心膂前後賞賜鉅萬出入以甲士
自衛朝野傾矚稱爲黃沛時人語曰劉昉牽前鄭譯推後
昉自恃功有驕色然性麤疎溺於財利富商大賈朝夕盈
門于時尉遲迥起兵帝令韋孝寬討之至武陟諸將不一
帝欲遣昉譯一人往監軍因謂之曰須得心膂以統大軍
公兩人誰行昉辭未嘗爲將譯以母老爲請帝不懌而高
熲請行遂遣之由是恩禮漸薄又王謙司馬消難相繼反

文帝憂之忘寢與食昉逸遊縱酒不以職司為意相府事
多所遺落帝深銜之以高熲代為司馬是後益見疏忌及
受禪進柱國改封舒國公閑居無事不復任使昉自以佐
命元功中被疏遠甚不自安後遇京師飢上命禁酒昉使
妾賃屋當壚酤酒治書侍御史梁毗劾奏之有詔不問昉
鬱鬱不得志時上柱國梁士彥宇文忻俱失職怨望時昉
並與之交數相往來士彥妻有美色昉與私通士彥不之
知也情好彌協遂相與謀反許推士彥為帝後事泄帝窮
問之昉自知不免默無所對詔誅之曰上柱國郕國公梁
士彥杞國公宇文忻柱國舒國公劉昉等朕受命之初並

展勤力酬勲報効榮高禄重朝夕宴言備知朕意但心如
溪壑志等豺狼不荷朝恩忽謀逆亂士彦稱有相者云其
應籙年過六十必據九五初平尉遲迥暫臨相州已有反
心彰於道路朕即遣人代之不聲其罪入京之後逆意轉
深忻昉之徒言相扶助士彦許率僮僕尅期不遠欲於蒲
州起事即斷河橋捉黎陽之關塞河陽之路自謂一朝奮
發無人當者其第二子剛每常苦諫第三子叔諧固深勸
奬朕既聞知猶恐枉濫及授晉部之任欲驗蒲州之情士
彦得以欣然云是天贊忻往定鄴城自矜不已位極人臣
猶恨賞薄朕深念其功不計無禮任以武候授以領軍寄

之爪牙委之心腹忻密為異計樹黨宮闈多奏交友入參
宿衛朕推心待物言必依許為而弗止心跡漸彰仍解禁
兵令其改悔而志規不逞愈結於懷乃與士彥情意偏厚
俱營賊逆逢則交謀委士彥河東自許關右蒲津事建即
望從征討兩軍結東西之旅一舉合連横之勢然後北破
晉陽還圖宗社昉入佐相府便為非法三度事發二度其
婦自論常云姓是卯金刀名是一万日劉氏應王為萬日
天子朕訓之導之望其悛改口請自新志存如舊亦與士
彥情好深重逆節姦心盡探肝膈嘗共士彥論太白所犯
問東井之間思秦地之亂訪軒轅之裏顧宮掖之災唯待

蒲坂事興欲在關內應接殘賊之策千端萬緒惟忻及昉
名位並高寧肯北面曲躬臣於士彥乃是各懷不遜圖成
亂階一得擾攘之基方逞吞并之事士彥忻昉身爲謀首
叔諧贊成父意議實難容並已處盡士彥忻昉兄弟叔姪
特恕其命臨刑至朝堂宇文忻見高熲向之叩頭求哀昉
勃然謂忻曰事形如此何叩頭之有於是伏誅籍沒其家
後數日帝素服臨射殿盡取三家資物置於前命百寮射
取之以爲鑒戒云

柳裘字茂和河東解人南齊司空世隆之曾孫也祖惔梁
尚書左僕射父明太子舍人義興太守裘少聰慧弱冠有

令名在梁歷位尚書郎駙馬都尉梁元帝爲魏軍所逼遣裒請和於魏俄而江陵平遂入關中周明武間自麟趾學士累遷太子侍讀封昌樂縣侯宣帝即位進爵爲公轉御飾大夫及帝不悆留侍禁中與劉昉韋謩皇甫績同謀引隋文帝曰時不可失今事已然宜早定大計天與不取反受其殃帝從之進上開府內史大夫委以機密及尉遲迥作亂天下騷動并州揔管李穆頗懷猶豫帝令裒往喻之裒見穆盛陳利害穆遂歸心以奉使功賜縑三百匹金九環帶一腰時司馬消難奔陳帝即令裒隨便安集淮南賜馬及雜物開皇元年進位大將軍拜許州刺史在官清簡

懷之轉曹州刺史後帝思爽定策功欲加榮秩將徵之顧
朝臣曰曹州刺史何當入朝或曰即今冬也乃止爽尋卒
帝傷惜者久之謚曰安子惠童嗣
皇甫績字功明安定朝那人也祖穆魏隴東太守父道周
湖州刺史雍州都督績三歲而孤爲外祖韋孝寬所鞠養
孝寬以諸子墮業督以嚴訓愍績孤幼特捨之績歎曰我
無庭訓養於外氏不能尅躬厲己何以成立深自感激命
左右自杖三十孝寬聞而對之流涕於是專精好學略涉
經史周武帝爲魯公時引爲侍讀建德初轉宮尹中士武
帝嘗避暑雲陽宮時宣帝爲太子監國衞刺王作亂城門

巳閉百寮多有遁者績間難赴之於玄武門遇皇太子下樓執績手悲喜交集帝聞而嘉之遷小宮尹宣政初録前後功封義陽縣男累轉御正下士宣帝崩隋文帝揔巳績有力焉加上開府轉内史中大夫進封郡公拜大將軍開皇元年出爲豫州刺史尋拜都官尚書轉晉州刺史將之官稽首言陳有三可滅帝問其狀績曰大呑小一也以有道伐無道二也納叛臣蕭巖於我有詞三也陛下若命鷹揚之將臣請預戎行上嘉勞而遣之陳平拜蘇州刺史高智慧作亂江南州人顧子元等發兵應之因以攻績相持八旬子元素感績恩於冬至日遣使奉牛酒績遺之書曰子元得

書於城下頓首陳謝楊素援兵至合擊破之拜信州揔管俄以病乞骸骨詔徵還京師賜以御藥中使相望顧問不絕卒於家謚曰安子偲嗣大業中位尚書主爵郎

郭衍字彥文自云太原介休人也父崇以舍人從魏孝武帝入關位侍中衍少驍武善騎射建德中以軍功累遷儀同大將軍又從周武帝平并州以功加開府封武強縣公賜姓叱羅氏宣政元年爲右中軍熊渠中大夫尉遲迥之亂從韋孝寬討之以功授上柱國封武山郡公密勸隋文帝殺周室諸王早行禪代由是大被親昵開皇元年衍復舊姓爲郭氏突厥犯塞以衍爲行軍揔管領兵屯平涼數歲

虜不入境徵爲開漕渠大監部率水工鑿渠引渭水經大
興城北東至潼關漕運四百餘里關中賴之名曰富人渠
五年授瀛州刺史遇秋霖大水其屬縣多致漂沒人皆上
高樹依大冢衍親備船栰并齎糧食拯救之民多獲濟衍
先開倉賑恤後始聞奏上大善之遷授朔州揔管所部有
恒安鎮北接蕃境常勞轉運衍乃選沃饒地置屯田歲剩
萬餘石人免轉輸之勞又築桑乾鎮皆稱旨十年從晉王
廣出鎮揚州遇江表構逆命衍爲揔管先屯京口於貴洲
南與賊戰敗之仍討東陽永嘉宣城黟歙諸洞盡平之授
蔣州刺史衍臨下甚倨事上甚卑晉王愛昵之宴賜隆厚

還洪州揔管王有奪宗之謀託衍心腹遣宇文述以情告之衍大喜曰若所謀事果自可爲皇太子如其不諧亦須據淮海復梁陳之舊副君酒客其如我何王因召衍陰共計議又恐人疑無故來往託以妻患癭王妃蕭氏有術能療之以狀奏帝聽共妻向江都往來無度衍又詐稱廣州俚反王乃奏衍行兵討之由是大修甲仗陰養士卒及王入爲太子徵授左監門率轉左宗衛率文帝於仁壽宮將大漸太子與楊素矯詔令衍宇文述領東宮兵帖上臺宿衛門禁並由之及上崩漢王起逆而京師空虛使衍馳還揔兵居守大業元年拜左武衛大將軍帝幸江都令統左軍

改授光禄大夫又從征吐谷渾出金山道納降二萬餘戸衍能揣上意阿諛順旨帝毎謂人曰唯郭衍心與朕同又嘗勸帝取樂五日一視事無得効高祖空自劬勞帝從之益稱其孝順初新令行衍封爵從例除六年以恩舊封眞定侯從往江都卒贈左衛大將軍謚曰襄長子臻武牙郎將次子嗣本孝昌令

張衡字建平河内人也祖嶷魏河陽太守父允周萬州刺史衡幼懷志尚有骨梗風十五詣太學受業研精覃思爲同輩所推周武帝居太后憂與左右出獵衡露髻輿櫬扣馬切諫帝嘉焉賜衣一襲馬一匹擢拜漢王侍讀衡又就

沈重受三禮略究大旨累遷掌朝大夫隋文帝受禪拜司門侍郎及晉王廣爲河北行臺衡歷刑部度支二曹郎行臺廢拜幷州揔管掾王轉牧揚州衡復爲掾王甚親任之衡亦竭慮盡誠奪宗之計多衡所建遷揚州揔管司馬熙州李英林反署置百官以衡爲行軍揔管討平之拜開府及王爲皇太子拜衡右庶子煬帝嗣位除給事黃門侍郎銀青光祿大夫遷御史大夫甚見親重大業三年帝幸榆林郡還至太原謂衡曰朕欲過公宅可爲朕作主人也衡馳至河内與宗族具牛酒帝上太行開直道九十里以抵其宅帝悅其山泉留宴三日因謂衡曰往從先皇拜太山

之始塗經洛陽瞻望於此深恨不得相過不謂今日得諧宿願衡俯伏辭謝奉觴上壽帝益歡賜其宅傍田三十頃良馬一匹金帶縑綵六百段衣一襲御食器一具衡固讓帝曰天子所至稱幸者蓋爲此也不足爲辭衡復獻食於帝帝令頒賜公卿下至衛士無不霑給衡以藩邸之舊恩寵莫與爲比頗自驕貴明年帝幸汾陽宮時帝欲大汾陽宮令衡與紀弘整具圖奏之衡承間進諫以比年勞役百姓疲敝爲請帝意甚不平後嘗目衡謂侍臣曰張衡自謂由其計畫令我有天下時齊王暕失愛於上帝密令人求其罪有人譖暕違制將伊闕令皇甫詡從之汾陽宮又錄

前幸涿郡及祠恒岳時父老謁見者衣冠不整帝譴衡以
憲司皆不能舉正出爲榆林太守明年帝復幸汾陽宮衡
督役築樓煩城因而謁帝帝惡衡不損瘦以爲不念咎因
謂曰公甚肥澤宜且還郡衡復之榆林俄而敕衡督役江
都宮有人詣衡訟宮監者衡不爲理還以訟書付監其人
大爲監所困禮部尚書楊玄感使至江都其人詣玄感稱
寃玄感因以衡爲不可及與相見未有所言又先謂玄感
曰薛道衡眞爲枉死玄感具上其事江都郡丞王世充又
奏衡頻減頓具帝怒鎖衡詣江都市將斬之既而除名放
還田里帝每令親人覘衡所爲八年帝自遼東還都妾言

衡怨望謗訕朝政帝賜死于家臨死大言曰我爲人作何物事而望久活監刑者塞耳促令殺之武德初以爲死非其罪贈大將軍南陽郡公謚曰忠子希玄

楊汪字元度本弘農華陰人也曾祖順居河東父琛儀同三司及汪貴追贈平鄉縣公汪少凶疎與人羣鬭拳所毆擊無不顚踣長更折節勤學專精左氏傳通三禮解褐周冀王侍讀王甚重之每曰楊侍讀德業優深孤之穆生也後問禮於沈重受漢書於劉臻二人曰吾弗如也由是知名累遷夏官府都上士隋文帝居相引知兵事遷掌朝下大夫及受禪賜爵平鄉縣伯歷秦州總管府長史每聽政

暇必延生徒講授時人稱之入爲尚書兵部侍郎數年
帝謂諫議大夫王逵曰卿爲我覓一好左丞逵遂私於汪
曰我當薦君爲左丞若事果當以良田相報也汪以逵言
奏之逵竟獲罪卒拜汪尚書左丞汪明習法令果於剖斷
當時號爲稱職未幾坐事免後拜洛州長史轉荊州長史
煬帝即位追爲尚書左丞尋守大理卿視事二日帝將親
省囚徒時繫囚二百餘人汪通宵究審詰朝而奏曲盡事
情一無遺誤帝甚嘉之歲餘拜國子祭酒帝令百寮就學
與汪講論天下通儒碩學多萃焉論難鋒起皆不能屈帝
令御史書其問答奏之省而大悅賜良馬一匹後加銀青

光祿大夫及楊玄感反河南贊務裴弘策出師禦之戰不利奔還遇汪而屏人交語既而留守樊子蓋斬弘策以狀奏汪帝疑之出爲梁郡通守後煬帝崩王世充推越王侗爲主徵拜吏部尚書頗見親委及世充僭號汪復用事世充平遂以兇黨伏誅

裴蘊河東聞喜人也祖之平父忌並南史有傳忌在陳與吳明徹同見俘于周周賜爵江夏公在隋十餘年而卒蘊明辯有吏幹仕陳歷直閤將軍興寧令以父在北陰奉表於隋文帝請爲內應及陳平上悉閱江南衣冠之士次至蘊以夙有向化心超授儀同僕射高熲不悟上旨諫曰蘊

無功於國寵踰倫輩臣未見其可又加上儀同頻復諫上
曰可加開府頻乃不敢復言即日拜開府儀同三司禮賜優
洽歷洋直隸三州刺史俱有能名大業初考績連最煬帝
聞其善政徵為太常少卿初文帝不好聲技遣牛弘定樂
非正聲清商及九部四儛之色皆罷遣從百姓至是蘊揣
知帝意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為樂戶其六品
已下至于凡庶有善音樂及倡優百戲者皆直太常是後
異技淫聲咸萃樂府皆置博士遞相教傳增益樂人至三
萬餘帝大悅遷戶部侍郎時猶承文帝和平後禁網踈闊
戶口多漏或年及成丁猶詐為小未至於老已免租賦蘊

歷爲刺史素知其情因是條奏皆令貌閱若一人不實則官司解職鄉正里長皆遠流配又許民相告若糾得一丁者令被糾之家代輸賦役是歲大業五年也諸郡計帳進丁二十四万三千新附口六十四万一千五百帝臨朝覽狀謂百官曰前代無好人致此罔冒今進民口皆從實者全由裴蘊一人用心古語云得賢而理驗之信矣由是漸見親委拜京兆賛務發擿纖毫吏民慴憚未幾擢授御史大夫與裴矩虞世基參掌機密蘊善候伺人主微意若欲罪者則曲法順情鍛成其罪所欲宥者則附從輕典因而釋之是後大小之獄皆以付蘊憲部大理莫敢與奪必稟

承進止然後決斷蘊亦機辯所論法理言若懸河或重或輕皆由其口剖析明敏時人不能致詰楊玄感之反也帝遣蘊推其黨與謂蘊曰玄感一呼從者十万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為盜耳不盡加誅則後無以勸蘊由是乃峻法理之所戮者數萬人皆籍沒其家帝大稱善賜奴婢十五口司隸大夫薛道衡以忤意獲譴蘊知帝惡之乃奏曰道衡負才恃舊有無君之心見詔書每下便腹非私議推惡於國妄造禍端論其罪名似如隱昧源其情意深為勃逆帝曰然我少時與此人相隨行役輕我童穉共高熲賀若弼等外擅威權自知罪當誣罔及我即位懷不自安

賴天下無事未得反耳公論其逆妙體本心於是誅道衡又帝問蘇威以討遼之策威不願帝復行且欲令帝知天下多賊乃詭答今者之役不願發兵但詔赦羣盜自可得數十万遣關內奴賊及山東歷山飛張金稱等頭別為一軍出遼西道諸河南賊王薄孟讓等十餘頭並給舟檝浮滄海道必喜於免罪競務立功一歲之間可滅高麗矣帝不懌曰我去尚猶未克鼠竊安能濟乎威出後蘊奏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許多賊帝悟曰老革多姦將賊脅我欲搭其口但隱忍之誠極難耐蘊知上意遣張行本奏威罪惡帝付蘊推鞫之乃處其死帝曰未忍便殺遂父子及

孫三世並除名蘊又欲重己權勢令虞世基奏罷司隸刺
史以下官屬增置御史百餘人於是引致姦黠共為朋黨
郡縣有不附者陰中之于時軍國多務凡是興師動衆京
都留守及與諸蕃互市皆令御史監之賓客附隷遍於郡
國侵擾百姓帝弗之知也以度遼之役進位銀青光祿大
夫及司馬德戡將為亂也江陽長張惠紹夜馳告之蘊共
惠紹謀欲矯詔發郭下兵民盡取榮公護兒節度收在外
逆黨宇文化及等仍發羽林殿脚遣范富婁等入自西苑
取梁公蕭鉅及燕王處分扣門援帝謀議已定遣報虞世
基世基疑反者不實抑其計須臾難作蘊嘆曰謀及播郎

竟誤人事遂見害子愔爲尚輦直長亦同日死

袁充字德符本陳郡陽夏人也其後寓居丹陽祖昂父君正俱爲梁侍中充少警悟年十餘歲其父黨至門時冬初充尚衣葛衫客戲充曰袁郎子絺兮綌兮凄其以風充應聲荅曰唯絺與綌服之無斁以是大見嗟賞仕陳年十七爲祕書郎歷太子舍人晉安王文學吏部侍郎散騎常侍及陳滅歸國歷蒙鄜二州司馬充性好道術頗解占候由是領太史令時上將廢皇太子正窮東宮官屬充見上雅信符應因希旨進曰比觀玄象皇太子當廢上然之充復表奏隋興以後日景漸長曰開皇元年冬至日影一丈二

尺七寸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年冬至影一丈二尺六寸
三分四年冬至在洛陽測影一丈二尺八寸八分二年夏
至影一尺四寸八分自爾漸短至十六年夏至影一尺四
寸五分周官以土圭之法正日影日至之影尺有五寸鄭
玄云冬至之影一丈三尺今十六年夏至之影短於舊影
五分十七年冬至之影短於三寸七分日去極近則影短
而日長去極遠則影長而日短行內道則去極近外道則去
極遠堯典曰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據昴星昏中則知堯時
仲冬日在須女十度以曆數推之開皇已來冬至日在斗
十一度與唐堯之代去極並近謹案春秋元命包云日月

出內道璇璣得常天帝崇靈聖王相功京房別對曰太平日行上道升平行次道霸世行下道伏惟大隋啓運上感乾元影短日長振古未之有也上大悅告天下將作役功因加程課丁匠苦之仁壽初充言上本命與陰陽律呂合者六十餘條而奏之因上表曰皇帝載誕之初非止神光瑞氣嘉祥應感至於本命行年生月生日竝與天地日月陰陽律呂運轉相符表裏合會此誕聖之異寶曆之元今與物更新改年仁壽歲月日子還共誕聖之時竝同明合天地之心得仁壽之理故知洪基長祚永永無窮上大悅賞賜優崇儕輩莫之比仁壽四年甲子歲煬帝初即位充

及太史丞高智寶奏言去歲冬至日景逾長今歲皇帝即位與堯受命年合昔唐堯受命四十九年到上元第一紀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陛下即位其年即當上元第一紀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正與唐堯同自放勛以來凡經八上元其間緜代未有仁壽甲子之合謹案第一紀甲子太一在一宮天目居武德陰陽曆數並得符同唐堯唐堯景辰生景子年受命止合三五未若己丑甲子支干並當六合允一元三統之期合五紀九章之會共帝堯同其數與皇唐比其蹤信所謂皇哉唐哉唐哉皇哉者矣仍諷齊王暕率百官拜表奉賀後熒惑守太微者數旬時

繕修宮室征役繁重充乃上表稱陛下修德熒惑退舍百寮畢賀帝大喜前後賞賜將萬計時軍國多務充候帝意欲有所爲便奏稱天文見象須有改作以是取媚於上大業六年遷內史舍人從征遼東拜朝請大夫祕書少監後天下大亂帝初罹鴈門之厄又盜賊益起心不自安充復託天文上表陳嘉瑞以媚上曰伏惟陛下握録圖而馭黔首揔萬善而化八紘以百姓爲心匪　一人受慶先天罔違所欲後天必奉其時是以初膺寶曆正當上元之紀乾之初九又與本命符會斯則聖人冥契故能動合天經謹案去年已來玄象星瑞毫氂無爽謹録尤異上天降祥破突

厥等狀七事其一去八月二十八日夜大流星如斗出王良北正落突厥營聲如崩牆其二八月二十九日夜復有大流星如斗出羽林向北流正當北方依占頻二夜流星墜賊所賊必敗散其三九月四日夜頻有兩星大如斗出北斗魁向東北流依占北斗主殺伐賊必破敗其四歲星主福德頻行京都二處分野依占國家之福其五去七月内熒惑守羽林九月七日已退舍依占不出三日賊必敗散其六去年十一月二十日夜有流星赤如火從東北向西南落賊帥盧明月營破其橦車其七十二月十五日夜通漢鎮北有赤氣亘北方突厥將亡之應也依勘城録河

南洛陽並當甲子與乾元初九爻及上元甲子符合此是
福地永無所慮旋觀往政側聞前古彼則異時間出今則
一朝揔萃豈非天贊有道助殲凶孽方清九夷於東穢沈
五狄於北溟告成岱岳無為汾水書奏帝大悅超拜秘書
令親待逾昵每欲征討充皆預知之乃假託星象獎成帝
意在位者皆切患之宇文化及弑逆之際并誅充
李雄勃海蓨人也父棠名列誠義傳雄以慷慨有壯志弱冠
從周武帝平齊以功授帥都督隋文帝作相從韋孝寬破尉遲
迥拜上開府賜爵建昌縣公伐陳之役以功進位大將軍
歷柳江二州刺史並有能名後坐事免漢王諒之反煬帝

將發幽州兵討之時竇抗爲幽州揔管帝恐其貳問可任
者於楊素素遂進雄授上大將軍拜廉州刺史馳至幽州
止傳舍召募得千餘人抗恃素貴不時相見雄遣人諭之
後二日抗從鐵騎二千來詣雄所雄伏甲禽抗悉發幽州
兵步騎三萬自井陘討諒遷幽州揔管尋徵拜戶部尚書
雄明辯有器幹帝甚任之新羅嘗遣使朝貢雄至朝堂與
語因問其冠制所由其使者曰古弁遺象安有大國君子
不識雄因曰中國無禮求諸四夷使者曰自至已來此言
外未見無禮憲司以雄失辭奏劾其事竟坐免俄而復職
從幸江都帝以仗衛不整顧雄部伍之雄立指麾六軍肅

然帝大悅曰公眞武侯才也尋轉右候衛大將軍復坐事
除名遼東之役帝令從軍自効因從來護兒自東萊將指
滄海會楊玄感反於黎陽帝疑之詔鎖雄送行在所雄殺
使亡歸玄感玄感每與計焉及玄感敗伏誅籍沒其家
論曰隋文肇基王業劉昉實啓其謀于時當軸執鈞物無
異論不能忘身急病以義斷恩方乃慮難求全偷安懷祿
其在周也靡忠貞之節其奉隋也愧竭命之誠非義掩其
前功蓄怨興其後釁而望不陷刑辟保貴全生難矣柳裘
皇甫績因人成事好亂樂禍大運光啓並參樞要斯固在
人欲其悅己在我欲其罵人理自然也晏嬰有言曰一心

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於昉等見之矣郭衍文皇締構之始當爪牙之寄煬帝經綸之際參心膂之謀而如脂如韋以水濟水君所謂可亦曰可焉君所謂不亦曰不焉功雖居多名不見重然則立身行道可不慎歟語曰無爲權首將受其咎又曰無始禍無兆亂夫忠爲令德施非其人尚或不可況託足邪徑又不得其人者歟張衡奪宗之計實兆其謀夫動不以順能無及於此也楊汪以學業自許其終不令惜乎裴蘊素懷姦險巧於附會作威作福唯利是視滅亡之禍其可免乎表充少在江東初以警悟見許委質隋氏更以玄象自矜要求時幸干進附入變

動星占謬增晷景辱誣天道亂常侮衆刑茲勿捨其在斯
乎李雄斯言爲玷取譏夷翟以亂從亂何救誅夷

列傳第六十二　　　　北史七十四

# 列傳第六十三　北史七十五

李安

楊尚希

張煚

蘇孝慈

元壽

趙煚字通賢天水西人也祖超宗魏河東太守父仲懿尚書左丞煚少孤養母至孝年十四有人盜伐其父墓中樹者煚對之號慟因執送官見魏右僕射周惠達長揖不拜自述孤苦涕泗交集惠達為之隕涕歎息者久之及長沈深有器局略涉書記周文帝引為相府參軍事從破洛陽

及班師煚請留撫納亡叛從之煚於是帥所領與齊人前後五戰斬獲甚衆以功封平定縣男累轉中書侍郎周閔帝受禪遷陝州刺史蠻酋向天王以兵攻信陵秭歸煚襲擊破之二郡獲全時周人於江南岸置安蜀城以禦陳屬霖雨數旬城頹者百餘步蠻酋鄭南鄉叛引陳將吳明徹欲掩安蜀議者皆勸煚益脩守禦煚不從乃遣使說誘江外生蠻向武陽令乘虛掩襲南鄉所居獲其父母妻子南鄉聞之其黨各散陳兵亦遁明年吳明徹屢為寇患煚與前後十六戰每挫其鋒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再遷戶部中大夫周武帝欲收齊河南地煚諫曰河南洛陽四面受

敵縱得不可以守請從河北直指太原傾其巢穴可一舉以定帝不納師竟無功尋從上柱國于翼自三鵶道伐陳剋十九城而還以讒毀功不見録累遷御正上大夫與宗伯斛斯徵素不恊徵後出爲齊州刺史坐事下獄自知罪重遂踰獄走帝大怒購之甚急熲密奏曰徵自以罪重懼死遁逃若不北走匈奴則南奔吳越徵雖愚陋久歷清顯奔彼敵國無益聖朝今炎旱爲災可因茲大赦帝從之徵賴而免熲卒不言隋文帝爲丞相加上開府再遷大宗伯及踐阼熲授璽紱進位大將軍賜爵金城郡公拜相州刺史朝廷以熲習故事徵拜尚書右僕射未幾以忤旨出

為陝州刺史轉冀州刺史甚有威惠煚嘗有疾百姓奔馳
爭為祈禱其得人情如此冀州市多姦詐煚為銅斗鐵尺
置於肆百姓便之帝聞而嘉焉頒之天下以為常法嘗有
人盜煚田中蒿為吏所執煚曰此乃刺史不能宣風化彼
何罪也慰諭遣之令人載蒿一車賜盜者盜愧過於重刑
帝幸洛陽煚來朝帝勞之卒于官子義臣嗣位至太子洗
馬後同楊諒反誅
趙芬字士茂天水西人也父諒周秦州刺史芬少有辯智
頗涉經史周文引為相府鎧曹參軍歷記室累遷開府儀
同三司性彊濟所居之職皆有聲績周武帝親總萬機拜

內史下大夫轉小御正明習故事每朝廷有所疑議衆不能決者芬輒爲評斷莫不稱善後爲司會及申國公李穆討齊引爲行軍長史封淮安縣男再遷東京小宗伯鎮洛陽隋文帝爲丞相尉遲迥與司馬消難陰謀往來芬察知之密白帝由是深見親委遷東京左僕射進爵郡公開皇初罷東京官拜尚書右僕射與郢公王誼脩律令俄兼內史令甚見信任未幾以老病出爲蒲州刺史加金紫光祿大夫仍領關東運漕賜錢百萬粟五千石而遣之後數年上表乞骸骨徵還京師賜以三驥軺車几杖被褥歸于家皇太子又致巾帔後數年卒帝遣使致祭鴻臚監護喪事

子元恪嗣位揚州揔管司馬左遷候衛長史少子元楷與元恪皆明幹世事元楷大業中為歷陽郡丞與廬江郡丞徐仲宗俱竭百姓之產以貢於帝仲宗遷南郡丞元楷超拜江都丞兼領江都宮監

王韶字子相自云太原晉陽人也世居京兆祖諧原州刺史父諒早卒韶幼而方雅頗好奇節有識者異之在周累以軍功官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復轉軍正周武帝既拔晉州意欲旋師韶諫曰取亂侮亡正在今日方欲釋之而去臣愚深所未解帝大悅及齊平進位開府封晉陽縣公賜口馬雜畜萬計遷內史中大夫宣帝即位拜豐州刺

史改封昌樂縣公隋文帝受禪進爵項城郡公轉靈州刺
史加位大將軍晉王廣之鎮并州除行臺右僕射賜縑五
百匹韶性剛直王甚憚之每事諮詢不敢違法度韶嘗奉
使檢行長城後王穿池起三山韶既還自鎮而諫王謝而
罷之帝聞而嘉嘆賜金百兩并後宮四人平陳之役以本
官爲元帥府司馬及剋金陵韶即鎮焉晉王廣班師留韶
於石頭防遏委以後事歲餘徵還帝謂公卿曰晉王以幼
出藩遂能剋平吳越王子相之力也於是進位柱國賜奴
婢三百口錦絹五千段及上幸并州以其稱職特加勞勉
後上謂曰自朕至此公鬚鬢漸白無乃憂勞所致柱石之

望唯在於公努力勉之詔辭謝上勞而遣之秦王俊爲并州揔管伋爲長史歲餘馳驛入京勞弊而卒帝甚傷惜之謂秦王使者曰語爾王我前令子相緩來如何乃遣馳驛殺我子相豈不由汝言甚悽愴使有司爲立宅曰往者何用宅爲但以表我深心耳又曰子相受我委寄十有餘年終始不易寵章未極舍我而死乎發言流涕因命取子相封事數十紙傳示群臣曰其直言匡正裨益甚多吾每披尋未甞釋手煬帝即位追贈司徒尚書令靈豳等十州刺史魏公子士隆嗣士隆略知書計尤便弓馬慷慨有父風大業世頻見親重位備身將軍改封耿國公越王侗稱帝

士隆率數千兵自江淮而至會王世充僭號甚禮重之署
尚書右僕射憂憤疽發背卒
元巖字君山河南洛陽人也父禎魏敷州刺史巖好讀書
不守章句剛鯁有器局以名節自許少與勃海髙熲太原
王韶同志友善仕周爲武賁給事大冢宰宇文護見而器
之以爲中外記室累遷内史中大夫封昌國縣伯周宣帝
嗣位爲政昏暴京兆郡丞樂運輿櫬詣朝堂陳帝八失言
甚切至帝大怒將戮之朝臣莫有救者巖謂人曰臧洪同
日尚可俱死其況比干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俱斃詣
閤請見言於帝曰樂運知書奏必死所以不顧身命者欲

取後世名陛下若殺之乃成其名落其術內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慶運因獲免後帝將誅烏丸軌巖不肯署詔御正顏之儀切諫不入巖進繼之脫巾頓顙三拜三進帝曰汝欲黨烏丸軌耶巖曰臣非黨軌正恐濫誅失天下望帝怒使閹豎搏其面遂廢于家隋文帝為丞相加開府戶部中大夫及受禪拜兵部尚書進爵平昌郡公巖性嚴重明達世務每有奏議侃然正色廷爭面折無所迴避上及公卿皆敬憚之時帝懲周代諸侯微弱以致滅亡由是分王諸子權侔王室以為盤石之固遣晉王廣鎮幷州蜀王秀鎮益州二王年並幼選貞良有重望為之寮佐時巖與王

韶為河北道行臺僕射帝謂曰公宰相大器今屈輔我兒亦如曹參相齊之意及巖到官法令明肅吏人稱焉蜀王好奢侈欲取獠口為閹人又欲生剖死囚取膽為藥巖皆不奉教排閤切諫王輒謝而止憚巖為人每循法度蜀中獄訟巖所裁斷莫不悅服有得罪者謂曰平昌公與罪吾何怨焉上甚嘉之賞賜優洽卒于官上悼惜久之益州父老莫不隕涕于今思之巖卒後蜀王秀為非法造渾天儀又共妃出獵以彈彈人多捕山獠充宦者寮佐無能諫止及秀得罪上曰元巖若在吾兒豈有是乎子弘嗣歷給事郎司朝謁者北平通守

宇文弢字公輔河南洛陽人也其先與周同出祖直力勤
魏鉅鹿太守父珍周宕州刺史弢慷慨有大節博學多通
仕周嘗奉使鄧至國及黑水龍涸諸羌前後降附三十餘
部及還奉詔脩定五禮書成奏之賜田二頃粟百石累遷
小吏部擢八人爲縣令皆有異績世以爲知人轉内史都
上士武帝將謀出兵河陽以伐齊弢進策曰齊氏建國于
今累世雖曰無道尚有其人今若用兵須擇其地河陽要
衝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彼汾之曲戍小山平攻
之易拔用武之地也帝不納師竟無功建德五年大舉伐
齊卒用弢策於是募三輔豪俠少年數百人爲別隊從帝

攻拔晉州身被三瘡苦戰不息帝奇而壯之因從平齊以
功拜上儀同封武威縣公宣帝嗣位爲守廟大夫時突厥
寇甘州帝令侯莫陳昶擊之焽謂監軍曰宜選精騎直趨
祈連之西賊若收軍必自蓼泉之北此地險隘兼下濕度
其人馬三日方度彼勞我逸破之必矣若邀此路眞上策
也昶不能用西取合黎大軍行遲虜已出塞其年焽又從
梁士彥攻拔壽陽改封安樂縣公除澮州刺史轉南司州
刺史司馬消難之奔陳焽追之不及遇陳將樊毅戰於漳
口自旦及午三戰三捷除黃州刺史轉南定州刺史開皇
初以前功封平昌縣公入爲尚書右丞時西羌內附詔焽

持節安集置鹽澤蒲昌二郡而還遷左丞當官正色爲百
寮所憚三年突厥寇甘州以行軍司馬從元帥竇榮定擊
破之還除太僕少卿轉吏部侍郎平陳之役楊素出信州
道令弼持節爲諸軍節度仍領行軍揔管劉仁恩之破陳
將呂仲肅也弼有謀焉加開府擢拜刑部尚書領太子虞
候率上嘗親臨釋奠弼與博士論議詞致清遠上大悅謂
羣臣曰朕今覩周公之制禮見宣尼之論孝實慰朕心時
朝廷以晉陽爲重鎮并州揔管必屬親王其長史司馬亦
一時高選前長史王韶卒以弼有文武幹用出爲并州長
史十八年遼東之役授元帥漢王府司馬仍領行軍揔管

軍還歷朔代吴三州揔管皆有能名煬帝即位拜刑部尚
書仍持節廵省河北還除泉州刺史復徴拜刑部尚書轉
禮部尚書弢既以才能著稱歷職顯要聲望甚重物議多
見推許帝頗忌之時帝漸好聲色尤勤遠略弢謂高熲曰
昔周天元好聲色亡國以今方之不亦甚乎又言長城之
役幸非急務有人奏之坐誅天下寃之所著辭賦二十餘
萬言爲尚書孝經注行於世有子儉瑗
伊婁謙字彦恭本鮮卑人也其先世爲酋長隨魏南遷祖
信中部太守父靈相隆二州刺史謙性忠直善辭令仕周
累遷宣納上士使持節驃騎大將軍武帝將伐齊召入内

殿問以兵事對曰僞齊僭擅拔扈不恭沈溺倡優耽昏麴
蘖其折衝之將斛律明月已斃讒人之口上下離心若命
六師齊進臣之願也帝大笑因使謙與小司寇拓跋偉聘
齊觀釁帝尋發兵齊主知之令其僕射陽休之責謙曰貴
朝盛夏徵兵馬首何向荅曰僕拭玉之始未聞興師設復
西增白帝之城東益巴丘之戍豈足怪哉謙參軍高遵以
情輸齊遂留謙不遣帝既克并州召謙勞之乃執遵付謙
任令報復謙頓首請赦之帝曰卿可聚衆唾面令知愧也
謙跪曰遵罪又非唾面之責帝善其言而止謙竟待遵如
初尋賜爵濟陽縣伯累遷前驅中大夫象中進爵爲侯位

開府隋文帝作相授亳州揔管俄徵還京師與逆人王謙同名因爾稱字文帝受禪以彥恭爲左武候將軍俄拜大將軍進爵爲公後出爲澤州刺史清約自處甚得人和以疾去職吏人攀戀行數百里不絕卒于家子傑嗣

李圓通京兆涇陽人也少孤賤給使隋文帝家及帝爲隋公擢授參軍事初帝少時毎宴客恒令圓通監廚圓通性嚴整左右婢僕咸所敬憚唯世子乳母恃寵輕之實客未供毎有干請圓通不許或輒持去圓通大怒叱廚人撾之數十叫聲徹於閤內僚吏左右代其失色賓去後帝知之召圓通命坐賜食從此獨善之以爲堪當大任帝作相賜

爵懷昌男授帥都督進爵新安子委以心膂圓通多力勁捷長於武用周氏諸王素憚帝伺便圖爲不利賴圓通保護獲免者數矣帝深感之由是參預政事授相國外兵曹仍領左親信尋授上儀同帝受禪拜内史侍郎領左衛長史進爵爲伯歷左右庶子給事黃門侍郎尚書左丞攝刑部尚書深被任信伐陳之役以行軍總管從楊素出信州道以功進位大將軍改封萬安縣公揚州總管長史秦孝王仁柔自喜以斷決府中事多決於圓通入爲司農卿遷刑部尚書復爲并州長史孝王以奢得罪圓通亦坐免尋檢校刑部尚書事仁壽中以勲舊進爵郡公煬帝嗣位拜

兵部尚書帝幸揚州以圓通留守京師判宇文述田遷百
姓述訴其受賂帝怒坐是免官圓通憂懼發病卒贈柱國
封爵悉如故子孝常大業末爲華陰令武德初以應義旗
功封義安王又有陳茂者河東猗氏人家世寒微質直恭
謹爲州里所稱文帝爲隋國公引爲寮佐待遇與圓通等
每令典家事常稱旨後從帝與齊師戰於晉州賊甚盛帝
將挑戰茂固止不得因捉馬鞚帝怒拔刀斫其額流血被
面詞氣不撓帝感而謝之厚加禮敬帝爲丞相委以心膂
及受禪拜給事黃門侍郎封魏城縣男每典機密轉益州摠
管司馬遷太府卿進爵爲伯卒官子政嗣政字弘道倜儻

有文武大略善鍾律便弓馬少養宮中年十七爲太子千
牛備身京都大俠劉居士重政才氣數從之遊圓通子孝
常與政相善竝與居士交結及居士伏誅政及孝常從坐
上以功臣子捷之二百而赦之由是不得調煬帝時歷位
協律郎通事謁者兵曹承務郎帝以其才甚重之宇文化及
之亂以爲太常卿後歸大唐爲梁州摠管遇賊見殺
郭榮字長榮自云太原人也父徽仕魏爲同州司馬時武
元皇帝爲刺史由是與隋文帝有舊徽後位洵州刺史安
城縣公及帝受禪拜太僕卿卒官榮容貌魁岸外踈内密
與交者多愛之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爲親信護察榮謹愿擢

爲中外府水曹參軍齊冦屢侵護令榮於汾州觀城勢時
汾州與姚襄鎮相去懸遠榮以二城孤迴勢不相救請於
州鎮間更築城以相控攝護從之俄而齊將段孝先攻陷
姚襄汾州二城唯榮所立者獨能自守護作浮橋出兵孝
先於上流縱大筏擊浮橋護令榮督便水者引取其筏以
功授大都督護又以稽胡數爲寇亂使綏集之榮於上郡
延安築周昌弘信廣安招遠咸寧等五城以遏其要路稽胡
由是不能爲寇周武親揔萬機拜宣納中士後從平齊以
功封平陽縣男遷司水大夫榮少與隋文帝親狎帝嘗與
夜坐月下謂榮曰吾仰觀玄象俯察人事周歷已盡我其

代之榮深自結納未幾周宣崩文帝揔百揆召榮撫其背笑曰吾言驗未即拜相府樂曹參軍俄以本官復領藩部大夫文帝受禪引爲內史舍人以龍潛之舊進爵蒲城郡公位上儀同累遷通州刺史仁壽初西南夷獠多叛詔榮領八州諸軍事行軍揔管討平之煬帝即位入爲武候驃騎大將軍以嚴正聞後黔安首領田羅駒阻清江作亂夷陵諸郡人夷多應者詔榮擊平之遷左候衛將軍從帝西征吐谷渾拜銀青光祿大夫遼東之役以功進左光祿大夫明年帝復事遼東榮以爲中國疲弊萬乘不宜屢動乃言於帝請止行帝不納復從軍攻遼東城榮親蒙矢石晝夜不

釋甲冑帝知之大悅每勞勉之帝後以榮年老欲出爲郡
榮陳請不願衰之拜右候衛大將軍後數日帝謂百寮曰
誠心純至如郭榮者固無比矣楊玄感之亂帝令馳守太
原明年從帝至柳城卒於懷遠鎮帝爲廢朝贈兵部尚書
謚曰恭子福善
龐晃字元顯榆林人也父虯周驃騎大將軍晃少以良家
子召補州都督周文帝署大都督領親信兵常置左右晃
因從居關中後遷驃騎將軍襲爵比陽侯衛王直出鎮襄
州晃以本官從尋與長湖公元定擊江南孫軍深入没於
陳數年衛王直遣晃弟車騎將軍元雋賫絹八百匹贖焉

乃得歸拜上儀同復事衛王時隋文帝出爲隨州刺史路
經襄陽衛王令晃詣文帝晃知帝非常人深自結納及帝
去官歸京師晃迎見於襄邑帝甚歡與晃同飯晃因曰公
相貌非常名在圖籙九五之日幸願不忘帝笑曰何妄言
也頃之有一雄雉鳴於庭帝令晃射之曰中則有賞然富
貴之日持以爲驗文帝受禪與晃言及之晃再拜曰陛下
君臨寓內猶憶曩時之言上笑曰公此言何得忘也尋加
上開府拜右衛將軍進爵爲公河閒王弘之擊突厥晃性
剛悍時廣平王雄當塗用事勢傾朝廷晃每陵侮之嘗於
軍中卧見雄不起雄甚銜之復與高熲有隙二人屢譖晃

由是宿衛十餘年官不得進出爲懷州刺史遷原州捴管
卒於官帝爲廢朝謚曰敬子長壽頗知名位驃騎將軍
李安字玄德隴西狄道人也父蔚仕周爲相燕恒三州刺
史襄武縣公安美姿容善騎射天和中襲爵襄武公授儀
同小司右上士隋文帝作相引之左右遷職方中大夫復
拜安弟哲爲儀同安叔父梁州刺史璋時在京師與周趙
王謀害帝誘哲爲內應哲謂安曰寢之則不忠言之則不
義失忠與義何以立身安曰丞相父也其可背乎遂陰白
之及趙王等伏誅將加官賞安頓首曰豈可將叔父之命
以求官賞於是俯伏流涕悲不自勝帝爲之改容曰我爲

汝特存璋子乃命有司罪止璋身帝亦爲安隱其事而不言壽授安開府進封趙郡公哲上儀同黃臺縣男文帝即位歷内史侍郎尚書左丞黃門侍郎平陳之役爲楊素司馬仍領行軍摠管率蜀兵順流東下時陳人屯白沙安謂諸將曰水戰非北人所長今陳人依險泊船必輕我無備夜襲之賊可破也安率衆先鋒大破陳師詔書勞勉進位上大將軍郢州刺史轉鄧州刺史求爲内職帝重違其意除領左右將軍遷右領軍大將軍拜哲開府儀同三司備身將軍兄弟俱典禁衛恩信甚重八年突厥犯塞以安爲行軍摠管從楊素擊之安別出長川會虜渡河與戰破之

仁壽元年出安爲寧州刺史哲爲衛州刺史安子璦哲子
瑋始自襁褓乳養宮中至是年八九歲始命歸家其親顧
如是帝嘗言及作相時事因愍安兄弟滅親奉國乃下詔
曰先王立教以義斷恩割親愛之情盡事君之道用能弘
奬大節體此至公往者朕登庸惟始王業初基寧州刺史
趙郡公李安其叔璋潛結藩枝包藏不逞安與弟哲深知
逆順披露丹心凶謀既彰罪人斯得朕每念誠節嘉之無
已但以事涉其親猶有疑惑欲使安等名教之方自處有
地朕常爲思審遂致淹年今更詳案聖典求諸往事父子
天性忠孝猶不並立况復叔姪恩輕情禮本有差降忘私

奉國深正得理宜錄舊勲重弘賞命於是拜安哲俱爲柱
國賜縑各五十匹馬百匹羊千口以哲爲備身將軍進封
順陽郡公安謂親族曰雖家獲全而叔父遭禍今奉此詔
悲愧交懷因歔欷悲感不能自勝先患水病於是疾甚而
卒謚曰懷子瓊嗣少子孝恭最知名哲煬帝時工部尚書
後坐事除名配防嶺南道卒
楊尚希弘農人也祖眞魏天水太守父承賓商直淅三州
刺史尚希齠齔而孤年十一辭母請受業長安范陽盧辯
見而異之令入太學專精不倦同輩皆共推服周文帝嘗
親臨釋奠尚希時年十八令講孝經詞旨可觀文帝奇之

賜姓普六茹氏擢爲國子博士累轉舍人上士明武世歷太學博士太子宮尹計部中大夫賜爵髙都侯東京司憲中大夫撫慰山東河北至相州而宣帝崩與相州揔管尉遲迥發喪於館尚希出謂左右曰蜀公哭不哀而視不安將有他計吾不去將及於難遂夜遁及明迥方覺令數十騎追不及遂歸京師隋文帝以尚希宗室之望又背迥而至待之甚厚及迥屯兵武陟遣尚希領宗室兵三千人鎮潼關尋授司會中大夫文帝受禪拜度支尚書進爵爲公歳餘出爲河南道行臺兵部尚書加銀青光禄大夫尚希時見天下州郡過多上表以爲今郡縣倍多於古或地無

百里數縣並置或戶不滿千二郡分領具寮以衆資費日多吏卒又倍租調歲減清幹良材百分無一動須數萬如何可充所謂人少官多十羊九牧今存要去閑併小為大國家則不虧粟帛選用則易得賢才帝覽而嘉之遂罷天下諸郡後歷位瀛州刺史兵部禮部二尚書授上儀同尚希性惇厚兼以學業自通甚有雅望為朝廷所重上時每旦臨朝日側不倦尚希諫以為陛下宜舉大綱責成宰輔繁碎之務非人主所宜親上歡然曰公愛我者尚希有足疾謂曰蒲州出美酒足堪養病屈公卧臨之於是拜蒲州刺史仍領本州宗團驃騎尚希在州甚有惠政復引瀵水立

隄防開稻田數千頃人賴其利卒官謚曰平子旻嗣後封丹水縣公位安定郡丞

張煚字士鴻河間鄚人也父羨少好學多所通涉仕魏爲蕩難將軍從武帝入關累遷銀青光祿大夫周文引爲從事中郎賜姓叱羅氏歷司織大夫雍州中從事應州刺史儀同三司賜爵虞鄉縣公復入爲司成中大夫典國史周代公卿類多武將唯羨以素業自通甚爲當時所重後以年老致仕隋文帝受禪欽其德望以書徵之及謁見敕令勿拜扶杖升殿上降榻執手與之同坐宴語久之賜以几杖會遷都龍首羨上表勸以儉約上優詔答之卒贈滄州

刺史謚曰定所撰老子莊子義名道言五十二篇𥈠好學有父風仕魏位員外侍郎周文引爲外兵曹明武世位冡宰司録賜爵北平縣子宣帝時加儀同進爵爲伯隋文帝爲丞相𥈠深自推結帝以其有幹用甚親遇之及受禪拜爲尚書右丞進爵爲侯遷太府少卿領營新都監丞丁父憂去職柴毁骨立未朞授儀同三司襲爵虞鄉縣公歷太府卿戶部尚書晉王廣爲揚州揔管授𥈠司馬加銀青光禄大夫𥈠性和厚有識度甚有當時譽後拜冀州刺史晉王廣頻表請之復爲晉王長史檢校蔣州事及晉王爲皇太子復爲冀州刺史位上開府吏人悅服稱爲良二千石

卒官子慧寶官至絳郡丞開皇中有劉仁恩者政績爲天下第一擢拜刑部尚書以行軍揔管從楊素伐陳與素破陳將呂仲肅於荆門仁恩計功居多授上大將軍甚有當時譽馮翊郭均上黨馮世基並明悟有幹略相繼爲兵部尚書此三人俱顯名於世然事行闕落史莫能知

蘇孝慈扶風人也父武周兖州刺史孝慈少沉謹有器幹美容儀仕周位至工部中大夫封臨水縣公隋文帝受禪進爵安平郡公拜太府卿于時王業初基徵天下匠織微之巧無不畢集孝慈揔其事世以爲能歷位兵部尚書待遇愈密時皇太子勇頗知時政上欲重宫官之望多令大

臣領其職拜孝慈太子右衛率尚書如故及於陜州置常平倉轉輸京下以渭水多沙乍深乍淺乃決渭水爲渠以屬河令孝慈督其役渠成上善之又領太子左衛率仍判工部戶部二尚書稱爲幹理進位大將軍轉工部尚書率如故先是以百寮供費不足臺省府寺咸置廨錢收息取給孝慈以爲官與百姓爭利非興化之道表請公卿已下給職田各有差上並納焉及將廢太子憚其在東宮出爲淅州刺史太子以孝慈去形於言色遷洪州總管俱有惠政後桂林山越相聚爲亂詔孝慈爲行軍總管擊平之卒官子會昌孝慈兄順周眉州刺史子沙羅字子粹仕周以

破尉遲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封通泰縣公開皇中歷位資邛二州刺史檢校利州揔管從史萬歲擊西爨進位大將軍尋檢校益州揔管長史及蜀王秀廢沙羅坐除名卒于家子康嗣

元壽字長壽河南洛陽人也祖敦魏侍中邵陵王父寶周涼州刺史壽少孤性仁孝九歲喪父哀毀骨立宗族鄉黨咸異之事母以孝聞及長方直頗涉文史周武成初封隆城縣侯保定四年封儀隴縣侯授儀同三司隋開皇初議伐陳以壽有思理使於淮浦監脩船艦以強濟見稱累遷尚書左丞文帝嘗出苑觀射文武並從開府蕭摩訶妻患

且死奏請遣子向江南收其家產御史見而不言壽奏劾之曰御史之官義存糾察直繩莫舉憲典誰寄今月五日鑾輿從蹕親臨射苑開府儀同三司蕭摩訶幸廁朝行預觀盛禮奏稱請遣子世略暫往江南重收家產妻安遇患彌留有日安若長逝世略不合此行竊以人倫之義伉儷爲重資愛之道烏鳥弗虧摩訶遠念資財近忘匹好一言纔發名教頓盡而兼殿內侍御史臣韓徽之等親所聞見竟不彈糾若知非不舉情涉阿縱如不以爲非豈閑理識儀同三司太子左庶子檢校書侍御史臣劉行本虧失憲體何所逃愆臣謬膺朝寄忝居左轄無容寢嘿謹以狀聞

上嘉納之後授太常少卿出爲基州刺史有公廉稱入爲太府少卿進位開府煬帝嗣位漢王諒反左僕射楊素爲行軍元帥壽爲長史事平以功授大將軍遷太府卿大業四年拜內史令從帝西討吐谷渾壽率衆屯金山東西連營三百餘里以圍渾主還拜右光祿大夫七年兼左翊衛將軍從征遼東在道卒帝哭之甚慟贈尚書右僕射光祿大夫諡曰景子敏頗有才辯而輕險多詐壽卒帝追思之擢敏守內史舍人交通博徒數泄省中語化及之反敏創其謀僞授內史侍郎爲沈光所殺

論曰二趙明習故事當世咸推及居端右無聞殊績故知

人之分器各有量限大小云異不可相踰晉蜀二王帝之愛子擅以權寵莫拘憲法王韶元巖任當彼相並見嚴憚莫敢為非謇諤之風有足稱矣宇文弼寓量宏遠聲望攸歸斯言不密以致傾殞惜矣伊婁謙志識弘深不念舊惡請赦高遵之罪有君子風焉李圓通郭榮龐晃等或陳力經綸之際或自結龍潛之始其所以高位厚秩隆恩殊寵豈徒然哉李安雖則滅親而於義亦已疎矣楊尚希譽望隆重張煚蘇孝慈咸稱貞幹並擢自開皇之初蓋當時之選也元壽之彈行本有意存夫名教然其計功稱伐蓋不足云端揆之贈則為優矣

列傳第六十三　　　　北史七十五

